



09972

陳忠裕文集卷八

明陳子龍著

訕蜂文 并序

陳子入野見羣蜂大出營營甚亟疾音聲繁碎足翅竝舉不知其所託處是數往數來也童子曰彼其居也巢綴簷壁木託層壘萬輩戢戢其房又非自爲也主人者置之故朝離其居望卉木而趨若農者之穫吏者之斂也是且爲蜜然而天寒荒脫蜂方養逸火熏蜂去盡收其積故蜂春勞夏富秋貧也陳子曰嗟乎蜂勞爾形費爾日爲人謀甘而已不得食是大可悲憐者方其儲芳壅盛滿志高處且以爲計長久也彼甚貪也而不得有遂爲文以訕之其辭曰 嘻蜂兮曷役之器小情致怒目輕翼羣出薨翹木英草蒨合遊參差口擷足載其體勤斯穿鉤密隱蕊折瓣搗非爾殘物用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營餘貲藏螫於後令人懷疑朝出暮歸來疲不自持所取非橫欲則無涯嘻蜂兮爾所居板爲屋依雷覆外危附裏區復寶瓏者門出入其腹微斂大野踏香扇馥爾倉困鱗鱗肥稠并積濡漉以資永長用爾育高居棲族孰所裏香乾寒裂開爾房白茅綴火烟上矜集恐惶主人去遺其糧童僕口甘熬炒熟黃蜂何去在高桑蜂歸來饑欲僵嘻蜂兮何皇皇而贅務軀幹纖半菽日循一畦大醜空家何虞自立斂賦悉微收藏大喪終輸一旦爲人安而獲食昧罔寤明年春氣發臙英思復饒裕廉欲死絕飲舖貪欲死藏不固胡弗深崖廣畝之房金石錮

釋愁文

歲在涇灘招搖指午有神下降集於庭隅告謂陳子曰子適時精悠歷世隆全眈文環麗駕譽高淵其有所企可俟以年而子盪盪

塞心頓神縮髓煩枯瘁加焦黷益侈繇常獨倚仰天反指悼胸憑
虛不醜不美乖氣充紘光燦內累遇盤突嗟在歡如恥聰明滑逸
戶牖黝幽中紛多營口不能謀殿屎經時視日爲仇淒若荒夜亂
於碣蘇遐矚疾瞻棲止浮游覆有專情決奔淫流不懷世繩抵務
急帽娛心日去鞅縛并牽草草恤恤自相惑扇起伏倏忽類繁族
衍指高躑下疑有深戀究詰宗涵端倪渺暝飮之勿厭淪之勿清
挫之勿贖擯之勿傾蘊萃子躬日夜發生世皆湛和獨于厲盲侘
僚沈恒體僵目瞠一緒偏引萬途芽萌扇戶惻吁裏蹇表字鬱軫
善來嚼辛病海比於名房醇酒難酌纏嫁他物繼續憤憤子實微
通厝情晦昧必有大戚都子腑肺潛察宿疾厥號何輩授子根莖
爲了割拔陳子曰余負斯恙有年矣甲子始朝困涸神傷太卜示
兆云有神人解此僻愚豈其是耶遂再拜長跪告於神曰某植衷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六

二

寒莽恣情誕孽疾痛盤中厥名曰愁播種虛竊典起駢稠倏兮如
夢凜兮如秋徑途懿凜罔象拘囚攻之累歲近劇遠瘳凡人不樂
心有欲就或慕充盈或懷哀繡或趨聲色或眷年壽未獲戚戚有
時邂逅惟余鮮慕遇物反覆舉世賢明已賦疎賁余德胡儉余悲
胡富曉光展初蹶與披帷引鑑鄙容心傷所之汙汙客徒不見悅
恰掩坐越神俯仰呻呶勉期假寐歷魂賊隸遁於沈涵佯稱可宜
遵軌投方跪獻威儀世謂合道余竟大悲輟蹟重困彼人歡嬉陰
持兩端突梯首鼠號曰中庸危人愁予海外仰聖驪皇大衍齊聲
貢哀欣資祥戩細人如蠓懷抱迂舛草萊不治妄憂紈冕意長路
遠處身重繭口如鴟夷與嗜莫辨極目摧傷臆輪輾輾公卿透蛇
止嶽行風傑步賢趨當世鉅公朝請田宅暮乞兒童賞用隆盛盤
餐充饒彼大娛樂余則深恫愁此視內致術乃工廠所切悼余有

賤器形類匏瓜睽違涉利大用非時小用見棄直鉤入水共姜司
第難動食指不遂歡事壯歲寂寂莫奮心智氣決才輟何所謀議
外若鄙夫內實自悲我觀世人輿臺賤徒負重喘汗髡髮焦鬚濁
酒譁笑心開意愉張樂進卮樂余爲誣魍肩之媪醜逾嫗母研朱
褶衣逐媚和娛豈無口娥自顧不殊凡鄙小物各有饒裕蠢若螺
蚌睂目不布穢若蠖蛻熟饜土趣喻喻舒涎颺颺躍足余羞不如
動與愁遇敢告司命使余有身曷弗爲石不知屈申雜雜能感自
生冬春倍情百莛莫適所眞幸茲靈騶弭節陋庭願因神威開其
愁扃遷心笑歌永保清醒與世借樂神其余聽再拜求釋神乃告
曰我知子疾勿事他省衆庶憑生小獲意騁賢哲廣慮引爲已售
子愁何窮常負耿耿我聞大德混璞至道氤氳治亂無累榮辱蔑
分世樂旣忽子愁不聞伐子妄慧免子迂勤澹漠持心與古爲羣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三

余敬受之愁乃引去

漢詛匈奴大宛文

爲瓊長安中壇西北嚮直匈奴大宛也巫百餘人各以方祠祀神
或祀月祀太白祀蚩尤祀天駟王良及塞外名山川云牛犢挂幣
具備巫丁夫人雒陽虞初等束芻像烏師廬兒單于以棘矢射之
桐人三寸鍼其手足使不得動瘞壇下坎中卽左右賢王屬也有
旗焉曰靈旗晝日月星辰下有馬馬皆東馳象宛馬也奉旗西指
詛辭曰皇帝封賢款荅羣神靈輝駿奔川順繇遵所欲必贖所擠
必淪林縱符拔苑切麒麟文屨南貢星施北賓介我先覲獲與天
親今有不樂疾墜厥身匈奴獷鷺乃懷其穢恃驕於天望深上慈
威震數虔挫捫時駭北庭虛空胡鬼滿塞怨腥雜聞莫知懲念又
鑄金人戲爲帝醕帶林不恭媿報亂妃帝省其凶屬我芟刈攝汝

厲魄揆捷陳辭稚胡洞胸羣魑傷痍醜像授首狂酋成屍釋縛阜
雪氷固沙垂火焚穹廬畜牧耗衰泉源竭枯草木黃萎生子鄙鈔
不任馳驅三世之後僥倖等夷辨髮織織爲漢弄兒大宛西賈倚
神不逮饗利膏賈罔設錢幣嗜酒曠盈婦言是劓誘龍產駿勿上
漢繫反陷金馬肆其賊盪出師玉門鸚舉殄殪爰拂靈旗百神飛
揚漢兵鼓慄宛王魁僵旣祭馬祖王良策襄神駒厭羈東望奮驥
朝離貳師夕息建章龍種來遷永孳漢疆神從馘馘交臂受事皇
帝悅愉益虔祀義兩國覆沒天廡大備惟神及漢始終和媾兵威
克殫登封極瑞羣靈來斯與帝並轡

崑山弔二陸文 并序

陳子遊乎崑山之陽登降偃仰于時冬也覽落葉之流離追川原
之古昔亂石甍立荒棘鴉聚大水西照四山東羅浩浩者何千載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六

四

之事也於是窮茲山之錫名憑二陸之遺蹟颯然以悲爽乎深懷
嗚呼寧惟天道哉夫哲人審才而厝身智士達時而御變藏玉者
不於車輪之下撫弦者不調鐘鼓之間何則貴質不注危塗而孤
韻難爭繁會也二子揚才秀達肆義芬芳而違攜德音操胸機阱
豈命臨慧塞而履幾才盡乎慨自赤烏失羽青蓋遄征妙譽宿馳
人倫共跂晉欽珠玉之人懷吳抱銜輿之新恥而二子脫屣宗國
扞蹟興朝會稽竹箭移植嵩陽東海修鱗來遊洛水將無異姿必
假物而隆盛略恥隱身而絕達人所營固其然歟及其吐納英標
聯綿時彥繡幕上客金谷嘉賓夫南風餘扇安可披蘭午壽遺香
便能引鳳抑才情繁和非清和準律也洎乎戈倒青妖軼輕黃屋
野爭羣馬朝失雙駝二子者身托凶王隙開讒將文武道盡圭璧
同摧嗟乎雒地遊魂無復雲龍之氣河橋朽骨難歸婉變之鄉翻

愧野麋長辭唳鶴嗟乎既觀吳社之遷復覩晉鼎之覆幾分潘石
之波旋受成都之刃履命不辰于斯爲酷然使二子蟬蛻本朝鴻
冥江外避典午之中崩俟永嘉之後社則北風長往豈必季鷹之
名南國華宗不數瑯琊之族惜其疾急功名赴蹈燠爛良足悲也
余眺覽山阿緬懷文雅繫稱同里易動昔哀聊託鄙詞憑質冥漠
云爾其辭曰 依夕陽而升阜顧山河以難忘嘒鳴籥之辭條并
寒原之不芳愁時序之易盡等日及於久長隨暮雲以起懷惆賢
哲之嬰喪吳紉絕于江濱引鵝雛而北翔尚雒中之賁遊外華淑
而內狂雜椒風之妖德托枳棘以自戕豈智晰于幹流犯夸名之
薄家皇綱紊以鼎淑攘羣藩之相擬旣投策于豪宗爰援師于前
□非小挫之見收積巨隙於內訾獨平原之嬰違致丹宗之酷累
霜厲威以誅草觸憑天之枉矢截麟角以試刃脯鳳皇于翠水槍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五

全身之昧幾泣危弦之不止伊哲人之撫運命無道而相謀幾處
靜之衆妙秉徽繩以優游顧江表以偃息逆禍亂而無尤守邱墓
以傲志托東陵之故侯豈晉祚之東播匪循榮之可儔棄家聲於
本國務廣道之阻修嗟羈魂之難招空索莫於山邱戒永言于豪
士信循理而慮周胡比喻于目睫蔑微照於內求誦歎逝以加槍
烟縈縈而永愁謹秉志以要貞無來哲之我訛

天說

我悲夫天有其權而勿能用也我悲夫天有甚盛心而輒失也柳
宗元曰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
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其意以爲天如果蘇癘痔草木無所用心者
是大過吾且爲正其說人固有休福積沓或累禍迭興若或扶之
若或摧之豈非天所爲乎扶之不當其功摧之不適其罪豈天固

爲此恣睢放侮哉以我斷之天者甚欲賞善而罰惡舉而行之則誤其所謂善者不善而所謂惡者不惡也此其不明亦不得已之勢也今夫蟲蟻蠅蠹之屬必有所謂善者所謂惡者而人不知也人之權得以禍福蟲蟻蠅蠹極矣今欲別其善者而全之惡者而殺之雖有智者不能其勢不使故理亦不相通也天之於人也猶人之於蟲蟻蠅蠹也人曰我人耳智所勿及則勿治之故聽蟲蟻蠅蠹之善惡生死而我弗與焉故亦無免而得者夫則曰我號稱天矣而人非我治我甚耻之于是日求人之善惡以致其禍福以爲我之所爲人且大服孰知剝謬怨憤者乃若是之多也天又恃其高大卒無繇以告之故至今而未悟嗟乎中主已上孰不欲賢賢而退不肖卒其所以失者用之甚正見之甚反也夫天苟知其有所不能矣則當少弛其權齊天下之人今乃降福日秦降禍日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十六

六

毒天下愈多不平之事有以也夫

楊墨說

孟子楊子墨子皆有意乎矯世之弊者也孟子之攻二子者則甚辭也孟之言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豈有是哉戰國之時詐幻險譎輕心變遷馳騫縱橫傾危殘賊無論敦儒術而守聖人之成法卽約已治內若楊朱溥施愛人若墨翟人豈爲之哉胡爲曰二氏之言遍天下而天下卒至此極也當時之習其教者亦其弟子言道術者非必其在天下也然則孟子之言胡爲乎蓋閔夫二子有矯世之心而不得其道適爲天下裂聖人之教不立乎自然之間而行夫勉強之說故其從之也甚難無樂乎不學而入我之道也我爲是說也而天下無一人能之不足爲我害彼自以爲異端渺論矣而行我之所操者不謀而滿天下則未知其果我之所

爲乎否也天下之人至不齊矣氣質恢亮者莫不欲兼愛心術穢
狹者莫不務爲我此人倫之自然也今楊子曰汎而寡要之人我
以我之說矯之墨子亦曰拘而近陋之人我亦以我之說矯之不
知楊子徒足以堅天下愚不肖之心而墨子徒足以激天下賢智
之氣其所謂兩相救者卒未之見也嗟乎世無中道之人久矣假
令楊墨不出烏能使天下賢有才者不兼愛而不肖者不爲我耶
惜乎二子有救世之心而納則左也夫立乎中而俟東西者之我
從則可今也立乎東以招西之人又適乎西以招東是未足以匡
彼失而先以遂此非也是則其罪云爾孟子不知天下之人固嘗
如是也以為自楊墨始矣以甚乎夫聖人之道似乎平易近人而
卒不使人易近卑者必有所益而高者必有所屈楊墨則不然若
出于強人而實繫於任性故從之雖衆而非其功卒代性爲罪而
乾坤正氣集卷四頁三十六

七

莫辭也故立教者慎無從性之所近樂其便易而忘其大累以號
爲亂也夫

一 師說上

古有名甚尊而今乃不可居者非時之所急勢有所不行也古之
人號曰師矣今之人亦號曰師矣此豈有異哉天子之成均以及
郡國之較官此天子命以爲人師也鄉黨之塾章句之業此父兄
命以爲人師也師之爲言尊矣而又重以君父之命然不聞博士
弟子奉師儒稟奠至于私相師者業成而嬉遊自如非今人之好
爲薄于古有五異焉古者道有宗主人者求之故舍之而莫適從
矣今也烏用是茫茫者苟習其業則吾師云爾此一異也古者經
無定論家立異說苟不同師相攻若水火今也旨出一途豈必師
傳哉此二異也古之于師也捐親戚棄墳墓從之數十年不相離

也今也月更而歲易或終身僅一升其堂非莫解之情矣此三異也漢臣曰孔子布衣養徒三千則古之學者其師有以資之也今弟子無所藉于師而師實藉焉其名辱矣此四異也古者辟舉之法行故門生故吏榮則彙升否亦其患今哀樂不相及進退無所關此五異也嗚呼師道之廢久矣其亦勢之使然歟苟能變今之俗其惟聖人乎非聖人而自命者僭也吾且借爲名高焉以取世資者污也今之好爲人師者非污則僭斯亦當世之賢人君子也其亦可以少止歟

師說下

庶人而爲人師者吾勿論矣論夫士大夫而爲人師者小人而爲人師者吾勿論矣論夫賢人君子而爲人師者近世晉陵吉水之流皆士大夫之賢者卒其負世謗而中危法皆徒侶太廣不擇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八

故也故揭之以爲世戒若曰必天下之賢人而從我遊乎夫國多賢人以爲世用可矣何必其出我門哉此近于私也若曰從我遊斯可矣是何天下賢人之易爲也且樂道慕義者又何多也以余斷之好爲人師必君子之近愚者好爲人弟子必小人之善託者以善託之人而投近愚之士又何怪天下師弟子之紛紛乎夫豪傑非常之人必有強項不屈之氣人情非有所甚慕而拜跪兢兢終身事之豈理也哉今之爲師弟子者我知之矣其師位尊而道愈高勢盛而教益隆其弟子入則謹身以媚之玉帛以將之出則號于人曰我某氏之徒也因緣引伸依託影附足以敗名傷行者累累也人亦曰此某氏之徒也夫童僕呵人于路猶將求其主焉彼固曰我方教之善也而欲不與分惡其可得乎假館而誨盜也設帷而誨淫也卽何得辭哉彼將曰與其進也不與其往也此孔

氏之教也嗚呼今之爲人師者遂至于孔子乎則我不知矣

尸蟲說

尸蟲之說出於道家柳子疑其誣余以爲帝之所號爲聰明者恃此而已卽何得誣哉夫帝至高尊也自虞蔽壅甚其所設勾較巡察皆貴神不能察人細微帝又不能行大度事勢不得不任此蟲居人之身近也乘人之寐密也人各有之專也但帝旣任之有三失又蟲不應有三一曰失意帝之命蟲曰人有惡汝告之是但欲聞惡不欲聞善也夫人不能無善無惡惟其相準可以相安一下土賤質而日間過於上帝其能免乎一曰失賞聞之曰蟲上告帝帝饗之蓋凡物之情孰不欲食血肉穢蟲得享天饌雖無纖非猶將邱山設不得食讒其少息一曰失罰夫使蟲訴帝人死人死見帝訴蟲時時誅所不直蟲何敢輒飾以進今也蟲辭定於蟲言雖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九

有至冤無絲見帝則蟲且終身無罪也夫蟲揚揚乎承上之旨鮮下之證而又得醉飽復何所忌乎然而蟲之必有二何也帝又恐爲若屬所欺故多所託耳雖然帝又失若屬者同利同欲同情同趨雖千百輩必無異辭昔人所謂三至之言非耶故愈受罔愈不悟也嗟乎帝之爲帝有年矣人之死者亦衆矣豈蟲盡言其罪耶又豈人遂無一善者耶夫千萬年以來人無不以罪死則其無一善也明甚帝何不胥天下而誅之而又何必屑屑較量耶且又何不遂不生人而蟲亦可廢耶彼道家者以庚申日守之蟲可死豈帝之威靈不能護其詞事者耶又豈長生之士設酒脯勤祈禱以媚此蟲而託言以欺世耶若固能守而殺之此其事大愉快又豈儒者所不道耶

吳問

夫敷章誇麗之文歸哀本朝尚矣唐起晉陽克定九有極
宗元以晉人作晉問不能光揚明盛昭宜龍躍顛引典策
之遺文指蕪忽莫綴之俗辭極豐異旨則遠焉余惟古之
君王都江左者或得或失強弱異觀要之高皇之澤偉矣
雖功德遐被神明洋溢推所寢大實惟有吳風敦固殊焉
吳人袁表作七稱推本此意惜辭太樸襲子龍爰作吳問
有客問於陳子曰蓋聞吳之立國也濱天地之南鄙浸蕩乎江海
之閩蓋嘗號爲蠻夷矣晚起其宇自廁中國益以滋阜萬區所慕
子盍爲我稱江介之賔茂指勾吳之殷彰對揚中原以倣秦齊

陳子曰惟吳之壤含躡會稽綴以甌駱荆楚上踞淮甸外拓水泉
甘緩壑氣饒廓表險裏夷外包內絡大江東委澶漫迤邐體勢周
環景澤萬里吹潭激湖用究南紀其東則距靈海焉渺浹茫瀆混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十

濛濛霽浴島浮山馮虛阻塞鷗蠻鳧夷於焉遙對植扶桑以爲表
築兮洲而置球海章江妾輕綃妖續龍庭鮫室搖紅發繁固江南
之役隸有吳之外闔也故能殫文極秀騁華據清爲中域之麗區
聚萬物之選生昔帝分土錫於斗牛曰揚部息壤是營爾其山川
之在中也源出天目遠對衡廬宜欵具高震澤是階坎北聯覆載
札載疎山則濃潤削逸膚理榮肥天黨喬族布護芳菲嶺勢秀發
生植緻微若夫勾曲地肺洞庭善權窈窕靈舉峻茂綿妍雲客之
所杳棲仙宗之所研兮幽神遞起情不暇宣水則廣遠清温流滋
溇泚灌旣不竭環城穿市却車輕井民用充美三江縈以瀟照五
湖耀其頽綺輕月分於涵藻芳風激以扇浹淡蕩水嬉其樂可矜
春姿放鮮秋緒高澄與時明弈烟景更興是以地脈盤際都邑相
憑繁於吳會峙以金陵闕表牛而作鎮山踞虎而上騰天塹懸阻

石城曉嶂達過宛洛隩匹西京庶倍荆襄險踰錦城以歡士女以資縱橫子以爲何如客曰若子所言巧麗清濯則上帝之靈圃也然地形爲尾大澤汚陷非有平原連岡豈得峰巒清渭招服玉壘哉且拔巖汪浦非獨吳有之願言其盛者

陳子曰婁江之濱延陵之田畝踰一金鄴杜不專扶覆溝塍灌漑流泉野無脫土千里繡駢桔槔飛波蓑笠動烟驅牛鏤地揚鑄照天疾耕供上勿告病瘠土膏茂簇乃產嘉禾累累粟粟稼穡孔多我倉我庾如陵如阿命杵星以碾玉擬海神之散珠發小困而塵塞入野市而雲鋪曾不遑以私食乃輸載于上都於是轉江導河引漕飛芻萬艘齊舉榜人呼吁紛沓舉膠耶許踈跬前箱入廩後車載途賦甲區中用奉國租又若工商貨殖百物駢貯交廣之藥食楚越之禾黍都市敞達而不容關河遡廓而時阻貿易徵貴窮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十六

寒極暑珍若絳綠賤若蓬葦重若金鐵輕若縞絲下邑山積委巷以資攻鍼者千門削脯者萬師雖纖微而必具又何論於上貲至貧負海熬波千竈是聚鱗起晶鹽鍊化甘鹵用等燒羊異同形虎陰嶺雷霜荒沙積羽碎壁荆山剖珠合浦芻井廢功晉池失素猗氏之所不測桑孔之所莫數昔易粟於塞下今委財於天庫又有扶日之木遇雲浮川篔簹之竹拂焮嬋娟果阻准而踰貴蔬在水而更鮮是以民用闕衍充肆溢塵富民有封君之奉大賈操侯工之權誠上帝之外府神州之怪淵也是可以誇乎客曰我聞土沃則民易侈俗奢則國易貧且壤不千里而賦半天下彼往而不返者吳人之財也我方大憂而子以爲娛

陳子曰蓋聞吳人之治宮室也伐木於山化土以陶工師剖材巧匠分曹金翠雕綺蜃蛤粉膏麗譙迎雲廣堂開日三門遙遙八牕

瑟瑟紅壁照以霞凝文砌潔以玉密布輕容而障蜂蟻方疏而巢
鼠鮮塵埃之侵沾度芬芳而匹溢戶牖奇敞庭除明空壘重階而
厭土啟北門而溯風盡器物之妍雅窮木石之玲瓏或繡卮而繪
宇或澹外而素中絕天巧之奇築製緣文之秀工若乃勢家別墅
幽人小築環山起苑負池綴屋鍾山雲翳之區長洲淡浪之澳水
方丈而能清石成拳而飛瀑曲檻窈窕於紋波長廊宛轉于霧谷
播後庭之瑤草植廣除以嘉木峯媚媚而對屏花婉嬾而蒙穀烟
雨樓臺芙蓉亭殿通閣道於他山接虹橋於別院卑居則魚房遊
躍高館則雲塗舒卷幽閨則竹木拂陵曠宇則風月披衍至於工
用雅便器物洞精玩弄古潔陳設妙清几案靜楚帷帳眇輕其園
林之華逸池館之崢嶸真比歡於天府亞靈於碧城也豈若版屋
之陋拙陶穴之坎坳垂布箔以拒塵築溫室而置火哉若此者可
榭忽焉何用清麗爲後人所悲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士

平客曰昔以吳人文身水居蠅房蝸宅微子言知其非也若夫雕
飾巧纖則傷工苑沼廣大則田疇廢虛且臨春之址荒矣姑蘇之
陳子曰吳不畜馬蠶氣盛全注植秔稻高爲桑田有物蠕蠕春女
照川種傳八繭候則三眠煮女好於玉釜練麟文於麗絹機絞奕
以震霍軸陸離而連卷流龍梳於綠綺牽鴛杼於紅綿借吳宮之
鍼絕呼海客於深淵旣衣被於天下又文章之極妍其縑納也則
鉅若層玉潤若凝露密清娥之粉肌狀寒川之冰沍迷白馬於漂
津矯雌霓於雲素曳練光於啟篋鮮秋砧以寄戍其綺錦也則儷
工艸製等豔蜀成閃燦溢目變爛搖精傳樓堞之奇體兼鳳雀之
麗名非躍魚而耀日不因鳥而飛英飾帝后之禮服竝圭璧於上
清其紗縠也則眇若蟬翼輕於龍納隔月影而如霧障香氣而易

消經玉體以烟度籠雲臂而半昭披冰絲於涼夜匹五銖於靈嬌
亦有窈窕之偷麻葛之美織翡翠之文羽初甘焦之弱理治纒爛
於秣陵集升越於吳市又若染飾之妖豔固極精於草木藍綠茹
薦絳朱茜榭色相間而彌亂體時更而愈郁是以春嬉秋聚山亭
水濱雜綵霞變明文魚鱗炫林花之紛沓起孔雀之妒嗔鬪江
南之華色與烟景而橫陳此衣佩之盛也若是何如客曰若子所
言此近服妖也君子以爲奚我聞揚子雲曰霧縠之麗曰女工之蠹
何我子之誇蠹也請更其說

陳子曰吳固美人之國也古稱妍於館娃後窳淫於結綺應山川
之穠秀習風聲之曼靡徒赤烏之遺姿匪燕趙之可比挽出瀨之
江妾眺墮雲之月姊或憑寵以肆醜或潛愁而頽毀雖傷搖之不
一成工歡而極侈徒觀其蘭風茗質雲懷玉膚刻韶名於琬炎鬪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三

芳心於畫圖闕流韻以微妙炫奇情而靈殊齊宮柔燦之女陳庭
明豔之姝家尙金蓮之步人傳玉樹之欽景陽曉殿昆明夜湖古
嫌走馬宮樹啼烏藉升天寵傾意蕩娛苦歡期之易促非萬乘之
可虞遺麗空之端日蠱自然之清臚此其灰宗沈社傾國覆都南
朝有狎客之主江介有美人之俘豈特周宗荒於龍種漢祚廢於
燕雛哉歎嬋娟之不再當瓌體之消歇鮮要眇之高容有善脩之
妍骨畱淡冶於昔蹤聘新知於後發俗姝時異華素閒越若乃澹
蕩幽朗動止潔楚斂疎縱之嫋體抽清淑之雅緒則建業之明麗
婉整忽焉雲舉也温豔緩柔習意工勻紛嬌光而善約恣秀澤以
相親則廣林之豐容柔調百態橫陳也輕綽隱見雋語逸妝渺微
趣以減色授薄愁於散芳則茂苑之容與和便清輝軼章也於是
建瓊瑤之館築窈窕之樓備後庭之名位集江南之姝尤歌舞充

塞蕩兮無愁斯傾心於吳產也是最盛矣客曰不鑒先喪而慕續
荒斯爲樂禍矣子居其里而不諱其俗子則失辭

陳子曰天下之名水莫遠於大江莫廣於具區鱗黨甲宗名怪形
殊蕩漾紛沓水蟲潛都魚龍所盤宅蜃蛤所涵溢靈種隱朝而興
霧月哈耀夜而含珠文瑤觸網以空度擁劍護螯以奮趨瑋瑁籠
鼉王鮪鱖鱗繁若雲放詭則神驅左賦漏名海經失圖於是罟師
蠻戶爰治漁器編竹若堰橫網如織巨舟繫繩輕舸投餌環旋雁
陣疾激馬駛巨者弩射中者叉刺浮者鉤引沈者罾伺涎人之所
搏取鴉鵂之所衝出駭濤截波歌笑橫恣乃入鮫人之織室登龍
女之珠堂伐鼉山於靈穴拔鯨目於橫梁文鱗紫貝撥刺魂煌水
炫桃花之尾沙膏白玉之肪鱠殘盛於春燕葦鱸竝以秋嘗雕皮
見飾於刀劍鏤珎齊采於明璫或甘時而旨令或利用而適方窮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西

水物之淵麗藏富有於滄茫若夫溟海泛濫珍怪在中五月之季
陽魚浮空察風望影海師水工舉千金之網駕百尋之網或曝絲
於鼉冠之頂或揚帆於產覩之宮潛管伏聽避始舉終猶山積而
陵委矧體奇而號叢犀然之所未照龍籍之所莫宣秦皇之所難
射任公之所不牽成就鸞俎饜飫於前於是凌人敗冰水草藉焉
飛舸渡江踰淮及燕爰上寢廟用告薦纁皇有嘉禮江南所專豈
若就河魚以輕車資後宮而乘傳哉子以爲何如客曰南人之誇
鱗介猶北人之稱毛羽也旨則旨矣非可榮若國

陳子曰山川阻秀瑋異之方故洞庭有靈威之冊會稽藏禹穴之
章迨自春秋吳始克昌延州觀樂於上國言游擅文於孔堂總風
雅之符應傳弦歌之清芳漢武搜賢羣才奮揚買臣躡蹟嚴莊是
襄彬彬西京黼黻未央泊乎赤烏南帝之年永嘉東渡之日鄴下

名家中原巨室咸駕風標肆貽予逸文筆茂興翰飛超軼雲間則
婉戀競秀晉安以閒外見述王謝風流繼雅桓庾高勳託密微言
韞義遺論清通綺談閒出簡誕爲中才情俊便體貌深冲文路多
高湛之士多席恣斐麗之風至於劉宋撫運齊梁御宇前則顏謝
范鮑後則江沈徐庾採藻之家矜華之伍入懷家握懸珠繡虎卷
春萼而攄文摘雄虹而爲組麗雲漢之明星振瑤林之翠羽鏤姿
織慮月紋烟縷語依險而覃思字窮妍以轅古情宛綿而寄豔趣
纖雋以畱嫵繪魚網於天心灑麝煤於雲府豈特比天矯於龍章
紛沃若以鳳舞哉又若承華宮體玉臺闈秀掩媚傷頽依景輕茂
度江水之怨篇發月露之淫奏詠玉樹於夜情響瓊樓於清晝聽
者累心聞之掩袖矣至夫翰墨琳琳繪圖弈弈顧陸齊長羲獻累
葉藝林之閨事文苑之餘業猶足使北方見珍僮父氣習也尙少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五

焉已乎客曰此荆揚輕浮之習古文之衰也子曷不稱兩京之端
渾周秦之奧詰而亟亟於斯

陳子曰昔勾吳之盛也蹄齧晉霸以何中原爭長黃池致胙至尊
世遠事渺若亡若存斯無論已若乃長沙橫厲吳郡瑯琊承制全
陵三國鼎峙六朝遞承英傑輩出威武四膺正紫徵於建業開閩
闔於江乘始霸朝之偉略終帝號之顯稱雖南主之歲易實王氣
之可憑絡荆揚爲天險當斗牛之夜濠得蜀則勁包淮則興爾其
都邑之內正也依石城以立鎮阻秦淮而置航埭築雞鳴之鸞闕
表牛頭之岡開博望之彖圍設華林之射堂建東府以周衛鑿北
湖而徜徉殿擬象於太極宮襲名乎未央清華雄麗巍巍煌煌其
版圖之外拓也跨荆躡徐江盤淮護通戍火於西陵改江樓而北
顧徵甲士於碣磔窺中原於廣固時抗洛陽之旌終守彭城之路

立偃淮流標銅海渡襟梁益而置州分江湘以建肝交趾番禺火
山水寓桂象獠陳衡郴蠻聚莫不望朱雀而投琛詣籬門而致貽
矣其立國之經制也則親賢秉要氏望迭尊重區出鎮宗子維藩
外侮出京邑之卒內靖藉上流之屯採中正之遺法參風譽於清
論名不被於俗士才不棄於單門故名彥在位華望乘軒郁郁奔
奔功顯教敦元嘉建武威政威存備立統之盛事表守文之偉言
子以爲何如客曰六季之事強族爲政國數易主北人夷之漸削
氣盡非興王之業一統之規也

陳子曰古言江左之事者多偏方之餘氣荒朝之細功今爲子宣
休德揚雄風著絕業之遠暢流駿聲之熾隆我高皇帝之興也起
義淮甸創基江東下引京口上控舒桐資財賦之繁沃藉人材之
俊雄奮英策以破勁設緩圖而并蒙翁彭蠡使西泗蹴姑蘇以東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七

傾因中原之颺捲掃髦頭於上京抗義旌於武擔樹豐碣於昆明
嶺海波戢堆漠烽清仁聲橫溢威靈暢行西踰蔥嶺東渡扶桑丈
夫北極女子南荒請命置吏山繩海航陋秦匹漢弟虞兄唐極班
張之符典窮淵雲之頌章不足陳其覃浹寫茲焯焯矣於是立極
考中建康是築廓十三之巍門分八千之均陸被外郭於江千埽
郊壇於南牧爰作新宮鍾山之麓鬱宮殿之披扶累樓閣之迴複
去昔號之誇麗崇今名之雅或當鉤陳之正中環後宮以星簇象
中垣之躔次箱周宇之樞軸爾乃設六官於周制置九卿如漢年
正土分民內絡外聯郡若牙錯縣以珠編國舉孝秀帝簡才賢張
綱舉目威惠不專臣無內忝兵無外權經制大定禮樂用宣於是
瀟露曉結慶雲晚明山車澤馬銀甕玉瑛九芝若草五鳳啣鳴臻
祥極瑞史牒莫京捐吳會之租開金陵之門拱而受之熊熊魂魄

三十餘年德協混元天物悠遐子姓滋蕃於億萬載配天永存惟
茲吳土爲國本根盤石之頌敢告神孫客乃喟然而歎曰我子徒
述產植之淫富前朝之盛炳不足以動我乃今知吳於國家如此
其重也敢因宏論上告天子用恤爾吳以對揚高帝之休命

漢世宗名臣頌

并序

帝王之職敝厥工材不爽於位事乃舉俊民畢歡惟茲良辟罔敢
替艱思克求卒未暢順於大協得寡失衆惟垂統肇於有家庶才
奮庸躋合氣會并智崇功景附淵流稽天命之有茂衰登興凌微
異厥時若曰皇天其有私畀壅盛受命之玉後世勿荒自圖鮮臻
斯迹也余惟其有故才不惟其時散於凡民逸於廣羣過於及身
毋禁之羅獲所求思立繩於爾衆曷得制短長于民德不通其從
賢道窮也考古始基之祖草昧造功法無常憑唯乂所正若網置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七

大澤巨魚無區於時其有田父若販夫爰作股肱惟後王居宮中
不知仁賢之悠遠守於成法毋或敢變置循敝則繇紊序執愚策
胥淪罔益圯圻營隘虛惛嗚呼天其育於良士殫期登明昭茲惟
君蔽乃用簡棄天貴永師一制恃弋獲顯行服於汝志非所攸聞
惟三代之哲王繼世其少衰其在漢世宗躋於明哲驅拔隱側俾
當任無覆咸理所宜以贊大猷其時在野曠曠若伐林木翹材悉
資才不於醇歸效於邦家大綱之投若淵內植暨於小人不讓竭
物之能不有怨才枉才惟世宗崇厥躬不範於德名不絕聲色盤
樂不資龜筮乃忽乃逸如攜則易遂奄有文武敷政立事輔相侍
從連帥卿士百司行人考術記事定樂其刑官莫違方工不愆人
乃克樹盛烈廣建中夏荒裔賓貢過殷周之壤兼於禮樂惟先訓
之修夫是肆類於上帝嗚呼其在俊睿無所式虞心其求之匪惟

震之又戲謔之若厥賢亂亦曰有成憲慮用不適任亦惟喪於帝
心天弗艱於斯胡後人勤斯用是放舊史爰作頌懋乃辭顯德行
頌曰

赤精渥虛五世明昌舉功荒大異人合章量材則那拔身冥茫激
隱飈發厲物有光驅羅標會廣度聚襄羣能湧溢奮蹟殊方平津
巧儒難老不缺對豕窟經再徵受賜偉容鄙飾順詞通義議屈窮
兵緣調文致薄身奉土永終高位漢相繁傾安繇合志嬭於威英
應機足智董生精塞冥驗恣搜陳道指命帝載時哀推變幽測天
物雅謀直躬正法世資膏收淵心嘗潛抱學寡讎鬱然宗師統壹
醇周曰兒大夫困業居賤隱抑健纖和淑自薦續古奇牧決疑明
掾治輔秉德情通惠善民忘程期國有羸羨逸典昭則捧觴高殿
卒定正時歷數豐衍石家之恭聞於三朝溫謹納軌受爵陶陶兄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十六

太

驚馬尾弟慎車幃祠舞齊覲侯封漢寮默對雄姿坐運帝杓汲相
性忠罔尙學古清靜化民憤心秉矩阿相阻辭反王屈武至勇不
撓高臥無怒帝曰日甚肅容僕僕亦有淹略弛恭狹侮惟厥嚴士
通朝式輔卜侯之羊施於民氓家牧敦行國牧爍名箴箴鄙財輸
於王京款款愿臣習爲雄兵鈞奇堅數趨義耽榮大耀素封黃金
不行長孺起梁制吳敵愾上釋君猜下開臣背曉暢骨肉發詞婉
旣明疏廣達成功泛愛通人引士激揚風概時惟鄭莊廉而急義
餽食小周驛賓時載長者歸德諸公受賚千里如家衰於中廢二
子推賢漢才云匯吏事初急趙禹文深及滋踵興變號平心絕交
孤行其廉足鈞偕湯定律擇守異任湯性陰賊操持巧搗獄鼠發
名治蠱稱旨伺上效私中亂生死知遊洽聲幾政專理隙積反戕
遺言報恥伏機放斯奇材盛究謔文聿明龍門有遷九州發勝百

家貢冬俯仰興落變激愚賢歷事鬱悼遇物纏綿脫例求情依人
設權至道所通百三十篇長卿放士誕懷畱麗宏辭照天凌雲搖
帝淵精華區灑才澹世建節西荒飛章已裔告侍哀則縹儀遺綴
行措清汚位兼通滯是曰文隱適方寡戾東方廣通致身不恒諧
正適物文質鮮凝放情觸類測數多徵植諍齊詠誇略猶矜著書
憤賤忘情未能幻才實靈或云上升含結無窮疑道所憑少儒名
子警疾受賞媪文娛心俳歡脫鞅放遊麗情小物獻象簡兮自呵
詆嬉相仿蹟卑心雄氣致橫上弋獲高略嚴助首哀斥詰貴宰嶺
表建旄風王辨顯治郡才發厝心急雜交外固牢卒陷大惡賦頌
失豪翁子老歌其妻喜斷天幸速隆未號遲瘡衣繡晝都變驅寒
媛誅逆海南志意適滿憤怨會情滅身爲伴正朔紛稽密度乃詳
鄧平建術都閔分量通聲協數乃陰乃陽授序鈞和天衡有綱珠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九

壁凝朗雕繪穹蒼德茂永休歌咏騰聲調飾鴻藻感激高清真巫
撥拉更韻韶諛攜寵微儔贊茲功成坐理祥符寄奮優伶智能輻
輳震財寡慮浩溢波流積封洗除法殫亂滋民窮而倨賈人宏羊
挾術類狙巧籠變買迹同平恕漢力綿勁豈曰無助茫昧西夷紀
途虛遼旁觸誤通咸匪初繇蜀叩小器曲達荒條失侯思奇周歷
漢軺功效渺鑿引爲後要龍堆疏濤甸奴滅驕劇剗蘇君屢威不
震辭勸恩誘心氣愈峻深言悼鄉至誠永殉靈雁徵書酒酣奮迅
告廟錫錢揚此霜鬢猾夏之恥究武莫賡於爍漢威烈侯惟勅北
旌飛旛絕塞橫行謹持約心閉客無營勳戚動猜恃術免傾廬山
奕奕貴主同塋景桓沈沈敢先驅神王轉戰阻深擊獲挑宕奮節後
時膺寵驟上氣雄意豁天助爰壯豈無舊帥數奇悲愴異才雲合
子孟謹柔比蹤姬且厥任斯求端姿表采疑神設謀誅臣置君不

見疑憂朝廷垂衣夷夏歌謳翁叔胡英篤慎見憚禁目華娛裁情
淫玩著孝拜圖顯忠搏亂遠勢達機受遺侃侃竝隆霍氏後社尤
漫衆賢紛區不收一長若內大川魚龍激湧歡聲躍波小大競張
駿矣世宗假翼以翔拭拔奴虜濯漢幃屬或興于豕或聞于羊或
繇賈豎或處名倡共舉令德漢道皇皇天育哲乂布於神鄉隱塞
憑過非時乏良才匱政弛如河無梁緬想英集帝若探囊汝作舟
楫江海徜徉彼何人哉維以永傷

陳忠裕文集卷八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涇縣潘錫恩校

三

陳忠裕文集卷九

明陳子龍著

涇縣潘錫恩校

郭林宗先生贊

并序

夫備鑑寫容僅一貌之晰引繩裁木來累黍之差反照者猶阻智於當前託物者尙窮明于既積葢細每失形而衆多遺算也矧乎人倫糴異理所不通時運變遷天不先定而欲甄情冥冥投測茫茫斯小雅戒于子聖咎繇難其則哲也東漢郭林宗無卿相之位卜筮之術徒以道能觸類遇物皆通遂使流俗矜其遐智賢哲鼓其餘名卽合符所繇然昧從來於理絕識辨性明固無論已但方人則聖者不暇振俗則豪士多尤獨林宗周流羣英品章百行履衆美而不伎斷九品而無忤世當流極身無悔吝是可能也尙有遺與夫莫決于天命莫尊於帝制而人猶悲叱眞宰憤呵際會置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三

一

非其地衡不當才也林宗雅俗畢覽伸屈不齊世慕其名人服其鑒安所操制哉今世途混混愚智同功曷起斯人羣分品類伊可懷也乃爲頌焉其辭曰

斤斤哲人其明贊幽靜不設機物如我酬內朗外輝開微辨禮式彼羣象源此衆流蘭芷盈積百芳可收湛湛深淵珠焉用度高而無位天下歸名焄火方炎道不俱傾委蛇似通裁量似貞隱約近聞激揚近聲理通無範研幾必精窮乎達化抱始潔清識類要久先持變更世智孟水而照全山我容物來豈有祕顏先生融融筮龜莫扳拔賢原隰或在市闈體高性安紛然經綸漢網橫張桑者閒閒我懷高風今可傷名珍委輸鑒者見長魯多君子相得益章世濁日深指正爲狂雖起先生事之不莊我私微言以道遺芳庶無慙德與碑煌煌

班定遠平定西域銘并序

大漢中興六十餘載德協中夏武節四流威神暢接迴昧拔身允
率鱗踵休符著粲大埏之上罔蔑宗應屹乎荒詭比內屬單厥人
面旣服南單于遂誅尸逐揚師雜鹿植表炎海巨象入牧大雀賓
囿怪物雲會助其明神洋衍乎垂統之昭則也玉門以西葱嶺之
閒城郭行國時繫匈奴焉耆首惡阻漢靈威皇帝愍怒西城都護
班超因使奮跡厲夜誅逆駭怖王廣絕功俶落遂掩于冥劫兜題
靡姑墨置疏勒屈月氏五十餘國面內馳澤繞塞安赴萬里橫蕩
匈奴不納足於西郵肩輔亡落賓獻益恪削懸度之名險過龍堆
之譎塗成世顯之宿志繼甘陳之歇功立漢旌於崑山蜚炎光於
西海薦功高廟歆動上帝遂刊隆碣昭茲來許其辭曰

淫哉淵德流虞唐滲漉入表遺煇光百譯那哀絡梯航介其禮祀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七

二

肅以匡詭物繩繩輸四疆醉飽神氣滋和康散蠹不靖自西羌胥
結羣胡懷殘戕猛士幅億奮武剛燦發夷劉火孔揚整斷荒裔截
有綱并昧約順更侯王轉格戎醜缺斧斯戢徽向義俾筐篚玉門
西望清廣長五十君長朝神鄉懋公豐沛日月傷予靈凝耀威天
狼羌謠胡樂來笙簧符拔師子遊洛陽獫狁伏喘孚衣裳萬里疏
徹息御防麗烈敷播漢道昌成功類告開明堂符協隆威神翺翔
寥廓萬年舉一觴凌崖摩石施鴻章緝熙帝載封要荒

山東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端黃公祠堂碑銘

考證紹興府志黃忠

端公祠在餘姚新城保慶王廟左祀黃御史尊素嘗在黃

竹浦

康熙二十九年餘姚大水堂寢俱漂沒尊素子宗義

遷今

在昔天啟之季士有正直耿介危身奉上與諸君子死於奄禍者
曰姚江白安黃公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江夏人漢太

尉瓊之後也徙於四明者十有六世遂爲姚江人公少而卓犖自命好讀經史不得志以周易誨授茗雪之閒學者日衆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清直自勵盜無餘粟持法斷斷不畏高明土豪強宗無所縱舍章程條教咸爲後法秩滿應召單車就道不謁權貴遇御史大夫鄒公長揖而已鄒公顧獨重之曰此必骨鯁臣也甚相稱譽授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奄寺保媼凶德參會表裏亂政饜誠之士陰相附麗公與楊公漣魏公大中諸公正色立朝清心疾惡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時老成去國相繼於道公上疏請留久之以災異請誅魏客以應天變中旨予杖蒲坂韓公力救免又合臺省疏諫中旨傷政體公爲之倡又繼應山獨劾逆奄辭甚峻急適萬郎中以諫杖死公又首疏力諫廷杖非制時臺省皆入閣會議內侍數百人環噪詬詈公厲聲叱之曰內閣禁密地卽司禮非奉詔

乾坤正氣集

卷四 五七

三

不敢入汝儕何得干亂法紀衆乃引退此則李校尉氣懾常侍盧尙書持戈閣門不是過也中州出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之行受璽禮百官表賀公引宋哲宗元符改元及宏治中故事以祖宗

有成憲當法事得中格嗣後國事彌蹙黨禍煩興南樂涿州相繼

柄用內外

鞦韆屢起大獄緹騎四出諸君子檻車載道矣姦黨李魯生

曹欽程誣奏公以媚奄削其籍奄意尙未滿又授書其黨奄使李實劾公及周公起元等七人里居講學爲不法有詔逮治使者至吳爲百姓擊死失其詔書公聞變卽閒道走京師自詣獄許顯純等雜治之掬掠數百五毒備至公慷慨正辭意氣不屈卒以奄旨害公於密室其事祕莫能詳也自公入獄至遇害京師地震朝天宮災皇宮殿地裂殺民數千風霾四塞大淫雨不止災變之多近世所無也明年今皇帝卽位誅元凶斥殘穢贈公太僕寺卿賜祭

葬有司建祠於餘姚縣西寶石山之陽歲以二仲祀之中牢夫公忠以事君諒以取友貞以立身清以範俗正而蒙難圖一作國忘死記所謂以死勤事能捍大患公益兼之矣是宜在祀典敬表方

一作 珉永昭景烈銘曰

忠必危身節惟授命正直是與秉心無競玉質溫貞松標孤勁憲憲黃公天篤其慶學斯成市治能流詠振羽中臺邁茲靡定伊戾勃貂趙媯王聖宵王望風老成是屏竊杓蝕月羣撓阿柄公言維服灌灌以諍志清天綱忘其機穿北司黃門吹氣成虹睥睨機禁凌轢三公公奮義辭折角摧鋒羣小知斂朝典猶崇漳河之濱寶玉來同熊臣獻瑞告廟銘功公引前誠憲章孝宗不寶白珩而善人以庸天地既晦君子道窮飄風烈烈何山不童狻猊其牙播此鞠凶稂莠在廷薰腐在宮二難交作人國以空公之就訊黜黜北

乾坤正氣集

卷四三十七

四

寺三木麗身五毒咸萃蒙難而安羣賢畢至演易授書高談竝議困不忘仁險則思義所以斯文不墜於地突如棄如寄此獄吏碧血橫流黃墟永閔遑恤亡實悲殄瘁昊天疾威坤維失位鳥焚其巢民喪其衛厥災恒雨終風且噎維彼驕人戲豫無忌我皇受命整齊天常流驩戮猥寓宇重光式問表墓顯忠褒良爰作岡命三錫雲章建此祠宇備爾蒸嘗落星磊磊姚水湯湯前堂後寢鬱鬱神房牲牲伊碩黍稷惟芳有司在廟工祝在祊亦有喆嗣思慕彷徨靈之來思鸞舞龍驤福我烝黎彝倫孔彰永爲臣範千禩無疆

橫雲山石壁銘

橫雲山者松之屏蔽其山偃臥憑隆平岡削麓含泉窟石氣理頑秀鑿山消精歲積齒齒葢僻迴殘壞遠寄者絕其盤遊荒荒莫紀

有石壁焉削成巋崎膚色黃赭方數十丈猿鳥莫度下臨石池嶙
峴筍起右轉而北石貌橫出兩峯交會中澗深寂澗木委澗測之
以綆未及垂止斯亦方內之邃跡淺境之壯觀矣環壁包池則李
氏之園在焉旣翦叢棘遂有堂宇濯窪以俟雨植楓而綴秋涉冬
之陽李氏攜客信宿落葉零翠寒山凍青風消夕醉月照宵遊辨
隔浦之歸漁習空山之嘯鬼橫覽凄惻悲涼莫罄壁立巉岬頽兮
千古乃作銘曰

石髓凝風雲堆乾雨穴鎮龍符壁開靈斧蘿篔元文蘚留青嫵滑
磴疑猿頽峯礙羽泉覆羣月天空一秋飛霜烏路結霧仙樓碧摩
儻莽紅落浮游澗鬼恒聚石鼠嘗遊竹響無羈草香不掃風墮巖
危波搖木矯地骨黃初山肩黛老矗望當星溜看逼昊竇乳欲泣
澤沙苔明傷剪虎瞰陰瀨蛟擊嶽堂中鎮湍橋宛縈主情燕豫客
乾坤正氣集卷四
五
陞崢嶸考義古昔攬時欣賞酒寄懷深詩安心蕩擊火浮烟緣溪
拾橡夜黑虛嶠幽魂下上

申節愍公傳

傳證申梟盟年譜甲申三月端愍公殉國難乙酉在吳門以端愍公傳志走松江求陳公子龍已獨陳公以傳至

申節愍公者名佳允字孔嘉其先爲上黨人後東徙爲永年人九
世矣考曰贈考功員外郎阜巖公化有隱德公生六歲而孤家貧
特立無所仰給母軒太安人織紵持門戶日或不再食而公自童
稚時以節操剛正自勵向人無飢寒之色人莫測也十九補博士
弟子員二十舉于鄉又十年始成進士拜儀封令儀封小邑民謹
朴易治公減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以北多劇盜公
修間黨之政令民自約束使姦無所容又廣置耳目明設購賞盜
皆出奔抱鼓罕鳴民以安堵邑有大豪張甲爲姦猾亂治民家訟

獄慮無不爲軒輊卽令有所興革必先與參伍否則格不行反持令短長令遜謝乃已前後經數令莫敢聞公至立按之罪至死境內震慄居一載大霖雨河決公艤舟欲渡雷雨大作晦莫不辨吏民數千人爭叩頭請公登岸公不聽親操圭璧沈白馬負薪柴實土石爲礎若夏屋者以十數塞決口水爲之卻提以立成滿三載舉治劇徙杞令杞壤大而俗侈好浮僞慢上邑多豪貴人居閒請寄無虛日而令亦以其閒受問遺附麗潤澤公清嚴自持造謁不行厨傳蕭然無魚脯之饒士大夫家居童騎以數千指計縱橫自如囊橐姦宄或人民舍取器物傷纖弱公收捕首惡數人立誅之卽童奴人人相戒毋犯法相隨入獄矣會是時雍豫盜大起有號掃地王者率精賊萬人環攻杞數晝夜公戎服登陴禦之手劔斬賊渠傷指不退夜出奇兵奮擊賊賊敗去公聚父老謀曰賊雖退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六

爾城短垣耳不足以任樓櫓鳩工庀材易以埏埴三月告成民不知役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方先皇帝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袁銓司爲尤甚雖扃戶深居而外相關通廣開阡陌公廉直介立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精誦竟日人莫敢請閒衡量人物剖別邪正斷斷如也會□入寇公條上便宜數端皆優詔答之久之轉考功員外郎當大計吏公爲協理貶黜無所回避罔不審當仕路爲清而權貴弗善也韓城方柄國排斥善類不遺餘力公之師文先生與韓城有隙中以微法并及公公上書太宰言文先生清端蜚語無左驗願身獨爲師受嚴譴不聽降南京國子博士研洞經學于毛詩論語多所發明韓城敗諸正士稍稍召還公遷大理評事又一年遷太僕寺丞甲申以牧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人畿南郡縣望風奔潰或勸公京師危

在旦夕公幸在外可徐圖進止弗與其難公奮袂流涕曰我固知京師必不守我君在焉安危其之何所逃避遂策馬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扃者一旬矣旣入徧謁諸大臣畫戰守之策甚悉俱不省公貽其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時儕輩或問公有變薙髮可免公曰毀父母之遺不孝不可曰庶幾得當以報漢可乎公曰是藉口也能則任爲之十八日聚賓客爲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爲冠帶見先人于地下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笑曰我此來何爲者苟避地一本無此字也毋寧不入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微賤主上不以爲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何所復顧獨念太安人年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顧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我自擇善地委蛇至王公厥有灌畦巨井

乾坤正氣集

卷四頁五

七

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斷袖躍入兩僕號呼垂綆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戚也遂歿年四十有三公性儉素雖立華要不營生產居處甚薄與人交平易無崖岸而中實耿介嗜讀書非公事手不離緇素于詩好稱李陸峒何大復云子涵光涵煜涵暉皆世其業涵光才尤高工文章今上初御極南北阻絕行在聞死事稍遲至八月中侍御白公抱一始以公大節上聞予祭葬建祠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蔭一子人監讀書涵光走二千里歸國以白公及給事中李公書來屬余爲傳余旣偉公之忠感涵光之孝敬不辭而記其梗槩

陳子曰記曰儒有見死不更其守者平時蒙應仕享鼎食見國將危擇地而蹈越境乃免君臣之義何其薄哉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恥微倖也是故申蒯返齊斷左臂宏演還衛肝用剖越甲

一鳴雍門死莒穆遇難厲附殉彼如不死國無繩焉申公出次在郊入國赴難可謂忠矣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公之謂歟

袁烈婦詩

考證嘉善縣志序生袁煨妻呂氏秀水人明季兵亂呂竊煨七首佩之一日舟行遇兵遂仆水兵以

鈎攬其髮呂出七首截髮乃沒更三日屍浮而覆煨取葬焉

烈婦呂氏嘉善茂才袁君煨之室也其始祖伯四公以節顯宋季父南于烈婦之生也夢蓮焉覺而芬芳在室異之烈婦性婉順好讀書明大義十六歸袁君事姑以孝聞居平相夫子力學勸勉以善道雖難如也生一子二女雖在襁褓訓必以正屬天下兵戈起江左震動袁君持婦嘆息烈婦曰設有不幸予誓不負君也已而曰婦人不以容見出必障鼻而我聞溺者仰露其面非禮我其泥井中耳不則一劍可自決也客有貽袁君以七首者烈婦誥佩之袁君曰此非箴管也若奚用爲烈婦笑曰君何忘疇昔之言耶非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七

八

我也誰當佩者宏光元年孟秋□兵破嘉善四出□□闔室走避烈婦獨扃戶誓以死守衆泣強之乃登舟戒左右曰若等遠視見兵卽攜持我女疾走母顧我至楊蕩灘與兵值烈婦起赴水一婢一嫗持其衣裾烈婦手扶婢絕其袂口嚙嫗臂傷焉得脫急躍入中流兵以鈎攬其髻幾得之烈婦大呼曰我儒家女可殺不可辱出所佩刀劈面截髮血殷波間遂歿越三日袁君求其屍蓋覆而不仰云顏如生嗚呼若烈婦者可謂不忘生平之言死而以禮自持者也

野史氏曰我聞彭咸衝波申徒抱石三閭流沙而鳴夷以潮汐義聲銷歇鍾此媿嬗吠厲突如塗豕相迫浩浩泚泚以圭以璧太嶽之允汝南孔嘉警濤齒劔蝕月蒸霞昭茲華夏亦榮于厥家被逝不朽我生有涯何減頂無咎而大臺之嗟嗟而今之人曷爲怛化

者而生乎生乎窮已

辛綵傳

辛綵者其先□□文之昭也封於河內旄邱據高原而成邑焉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伯來朝以成王之母弟也錫之辛冕衡紱紘纒又削夏后氏之玉璜以爲玉導王命之曰保爾族類是茂是育謹爾侯度以束以比以昭榮爾元首余一人實嘉賴之其後穆王作呂刑以□氏公族□□□以下皆以金贖篤親親也子孫繁行日滋所居益密終不遠徙率多柔軟奉約束爲政無俟疏剔吹索也直可結繩而治以故世有寵于王魯僖公之時□入衛逼旄邱欲盡□□□之族衛人所以賦飛蓬也毛氏或奔秦或奔楚在楚者與于泓之戰遇子魚止焉襄公憫其老也免焉其後爲白氏王孫勝所封邑也在秦者爲黃氏穀之役強諫穆公納三帥之言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三

九

不聽秦師果敗于是穆公悔于厥心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歸而作誓以自責也資黃氏以師傳之禮遂世重於秦及孝公任商鞅事畊戰貴少而賤老黃氏益微不任用至於始皇遂貶其族爲黔首自後以糸爲氏矣裔孫綵孝武時爲郎與東方朔郭舍人給事上前相與爲隱語東方生曰綿綿延延膏澤自妍雖心之長而蒼素忽焉綵起拜曰是詆臣也上大笑各賜帛十兩一子從□□氈□□陷沒其後蘇屬國使□中見於陵所陵循循持之以示武爲流涕焉後八世名壯者明帝時辟司空府適浮屠法入中國上頗敬禮之楚王英尤甚浮屠甚惡辛氏欲盡削其籍壯上書自訟曰臣神明之裔冠冕世族世有令德以居人上春秋時爲□所侵齊桓北伐□□登卑耳之山攘地千里故孔子大桓公而仁管仲功在全□□以尊周室也今陛下當盛漢之隆垂衣裳之治修更老之儀

奈何信□□左道之民以□□□□書奏上意稍解會楚獄起其事益弛然後世浮屠世世與□□爲難不相見也其後子孫散居中原者遭□□之亂避難河西至□□氏興□□氏益□□其疆者閒關由蜀歸晉保于會稽至今存焉

野史氏曰毛之先有食采於伊川者嚚傲無儀不自繩括而好祀昏淫之鬼周大夫辛有見而悲之繇豈其苗裔耶孝武外攘□□關土幾半□于時最親狎宗族盛大引弓之民內附者咸顯□□附籍屬以媚天子自後冠帶之倫稍驕恣詭于修飾至于近世□亦少□焉而今則凌夷衰微矣嗚呼盛衰豈不以時哉其疎族□□□氏今頗有仕者然多媿媿不顯云

張邵陽誄

維崇禎十一年戊寅二月明故湖廣寶慶府邵陽縣知縣張公卒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三

十

嗚呼哀哉夫國有俊士鄉有懋賢淵心貞固令望昭宣百爾是儀率履不愆方馳王路毅聲桓桓著公南土荆民乃懼宏略未敷胡不永年迷矣靈祇曷其衷焉嗚呼哀哉人孰無死公殞民事鴻名遺愛自今伊始在昔戴侯安仁表謚我託素旗敢忘斯義其辭曰皇矣華宗實維軒轅弧星是祀鴻枝日蕃仲以周顯耳作漢藩流慶江左累葉上門伊公哲考經術醇深洽聞禮樂稽綜古今三嗣競秀翰飛藝林論升蓮茹時重南金對揚二難季則因心矯矯吾公秉德亮誠飭躬嚴整植志剛明少凜不惑早懷獨清色柔養志友于性成表示凝峭中涵和平如彼尺璧體潤含貞留連緬素耽玩經史截蒲成帙懷鉛惜晷默識遺篇遐通遂始逸藻騰文摛光散綺積玉層城流霞錦水畦畦春華悵悵內美考德爰舉翹車迺招子竒獨茂文通最高盤桓樂道簡抗息交跡絕公府徑掩蓬蒿

猗與處子耿介自操不渝之節久而可要有蘭在谷思揚其芳眷
彼淑人亦從於王筮振羽儀領教昭陽敬身作範抗顏升堂肅我
髦士胡用不臧始繇莊毅終見溫良經明行立鬱爲國光帝簡其
本命以司牧伊牧維何南荆甸服洞庭沅澧桂嶺迴復邵陵樂都
山河清淑君子所屆政和民睦安靜無擾潔清不辱邑鮮煩科室
空儲菽湖湘勿順鄰封告凶揚旗塵暗傳烽彗紅陸阻篁箐澤浮
艨艟奸謀潛度求逞其誑公奮厥武整吾軍容爰發閭里爰徠義
從勉以忠敬一作信教以指麾衆情旣昂屹然成師壯者于邁居者
登陴出治行伍入辦軍資賊爲退舍士女孔怡積此殄瘁恃彼天
戈何圖無祿遂臨大期嗚呼哀哉彌留之際不言門戶口授符檄
手揮樓櫓死勿忘忠誠民之主公舊部曲踰旬破虜遺謀在人疇
能搜舉公之始病羣情皇皇靡神勿薦于社于方巫醫紛若言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七

七

公堂子玉沒汲吏民摧傷王渙卒洛宏農路迎惟公惠政前後相
望畫像壘石萬里護喪公之清白魚米是絕泊乎不弔含龔成缺
元允奔慟扶攜飲血長江渺渺孤旌子子將歸故里途人哽咽嗚
呼哀哉惟子先子稱公斷金上綴淑女職我鳴琴門樾蔭仰止
豐林憶別京輦班荆論心如何日月一往湮沈聞訃驚憤曷禁霑
襟嗟予在疚於禮勿臨湘山沅水魏兮曷尋撫今悼昔愴然悲吟
嗚呼哀哉

侯君爾濟誄

嗚呼君之沒三十年矣生非同世迹無顯文亦云渺矣今也來昔
哀于往人踵遐悲於冥漠豈非允子考獻家乘哀遺者哉夫桂周
淮壑非時共傷其華玉墮荆山後世猶懷其寶豈有抽思而觸緒
乎蓋云難忘而已若乃躬行純備之士淡平安忍之倫固當任器

恢宏運身懿重而禾川枯涸清暉塞默遂使史冊歇芳風流莫狀
不其悲歎即今露茂神於旣落剌淵心於偶聞雖曠零偏淺猶足
以留絲遡奇音微也君諱□□字爾濟晉陵無錫人也澆素華宗
棲予綺室稟嗜凝高抗志柔立處中而廣用閎郁而守樸內行溫
暢表儀進猛植家恃其毅容臨財觀其讓色著萬石之風規效黃
生之祕默可謂強而能端矜而能和者也夫世閑難解其籓厚味
莫忘其旨苟非達人孰免率悅而君生長素封冥符區外汚紈壤
繡振淳德于末流抑怒罷歡叶貞心于真際其屏脫雜溷希志超
越豈不欲禁情以致遠介節以激俗哉器曠時促行果身退抱用
不試良可傷已然而緒隆來體聲起身後緝遺文以徵善訪故老
而叩幽亦將昭令聞于琬琰撫九原于松楸也某通家末屬款誠
渺遠察存感亡爰作斯誄其辭曰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三

七

介士貞肅厥容安夷澹然內充發越甄知道貴閉止物惟端規豈
曰獨善著彼常彝嗟爾君子洪族斯衍處腴抑履行顯顯門內
之誠克修敦勉禮外之華不舒而卷汎序則溢韞守則孤偏者任
心曾莫之孚君秉中術暢志修途家人永歡以絲道娛人亦有言
案行之響眇附便嬛淳者心蕩何當若士比于塵坱氣機有定神
宇不爽絲泉在御其能去躬式貨乃腴其能屢空世事嗷嗷以趨
其功曷屏厥累願言昧控有嚴其儀誠茂讐苟遇物必恭祗此輕
趣慎約數馬謹亟守口粥粥善人畏于朋友絕嬉而室無慙乃倫
僕駿閒靜其教閭閻值競融詣遇屈和淳豈無激昂允于天民學
古靡精罄茲微緒逸義宵盤遺文晝舉器曠難成志遐適阻耽此
無涯喪其燕胥嗚呼哀哉神理酷烈機樞幹流茂德中斷貞風速
尤夙零芳華吉凶默警易世流聲猶榮厥幽瘞玉三紀靈輜載徙

孤嗣崩摧幽宮初起我憑遐悲寄情斯詠淒風生文授爾不死嗚呼哀哉

明司馬張公行狀

張公諱履端字旋吉別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良佐祖謨皆以任俠好施顯於鄉間父元輔以邑庠生補國子生博學能文章有聲公卿閒累試不第生三子長當陽令拱端仲卽職方公季爲邵陽令軌端三子同舉於鄉而以職方公先貴封晉江令累贈如其官公生而穎敏通達意識過人少從其伯兄當陽公學當陽公博綜經史馳騁甄晰而公獨落拓自喜讀書但覽大義不好章句諸儒生竊心怪之然不能難也年十六而楚大司馬熊公方稱督學使者按三吳熊公性倨急見諸生慮無不謾罵頓挫然見公文獨召以好語慰藉曰若大器也壬子舉應天鄉試丙辰成進士除闕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

三

之晉江令晉江大邑多薦紳逢掖其豪傑大姓恣爲奸利者亦不可勝數令朝出視事啟門則車騎絡繹釋令揖客就坐次第耳語或有所屬託往時令以意輕重卽紉法奈顯貴何惟未僚無勢者乃持不爲動故恒以相形多怨而豪猾吏民每陰有所附以爲耳目今率爲毀傷失名以去公爲人廉沈毅一作公廉用法平事皆決於理亦未嘗以此忤人久之人信服不敢犯晉江之俗凡較士必數萬人雜亂抵冒不可究詰公以束伍之法科之實不過數千而已人以此服公有御衆之才以父喪歸不能治裝千里徒步涕泣見者莫不爲之歎息服除補束鹿令束鹿在畿內平原四達閭巷惡少年結黨與挾弓矢市駿馬白晝劫殺人輒馳以去其人根株深伺吏左右密吏不敢問公至則默置記籍分別之其首惡劇盜率被破滅中有俠子弟自喜借軀報仇實非真盜者貴之把其宿

負而激之以義因陰相部署使察他盜繇是枹鼓罕鳴盜相戒不入境而諸俠少年有折節至將帥者縣當滹沱河之旁恒苦泛浸每河水盛溢則令長率嗇夫三老守隄公私輟事而先是河水暴決隄壞入城漂溺廬舍公始至衆或議修隄或議徙城公曰版築勞費等耳城旣當河之衝其勢不能無歲圯安能日率其父老執璧沈馬以與河爭此土也盍徙之便衆憚其費公曰無事征繕因閱義倉積粟出其陳者以買芻藁木石兼餼其民之就役者揆日下地於故治二十里外避河之嚙者止焉庀材鳩工戴星指畫因高就深依繩應準爰築新城周千五百丈又爲之立學校創署舍蓋倉庾規閭井造杠梁鑿井泉乃復分疆經野十里一郵郵有候五里一亭亭有長四境之內晝然齊一於是民忘其遷客至如歸爲時不滿五百日費不踰二萬公之揆度宏遠經理詳密類如此

乾坤正氣集

卷四三七

七

也秩滿當擢臺諫會當先帝之季政在內寺羣小蠹起附之懸顯爵以購人爲剪除異己者海內功利鮮恥之士靡然從風矣或許有所彈射不則頌功德祝釐取給事中御史如寄耳公獨泊然無所營僅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公深沈有識曠暢邊事其長甚倚賴之每以諮焉而當是時長垣爲大司馬其爲人有權數不專事詭隨嘗若微示異者顧獨重公章奏多出其手一日上疏論災異闕賢疑諸郎屬草而疑公尤其寧錦之役公籌策爲多紂其功受下賞末幾推補吏部郎闕賢以公望重遣其姪微探之公終日不與語竟用門戶奪職門戶者海內良人善土所繇盡也公歸而日事聲酒季邵陽公規之公曰我觀闕勢張甚非盡殺天下之士不止我有老母在安能以身試不測哉蓋以自晦也昔人兄弟相戒者不云乎可力飲酒弗與人事居無何今上卽位誅遊闕以次召守

正諸臣公名尤著且大用會病不及赴以卒天下咸惜焉公負知人之鑒在閩闡首拔黃少詹石齋先生以文章道德爲海內師表公生於萬曆十四年沒於崇禎元年壽僅四十有三配沈氏封安人有三子長邑庠生娶於謝次寧娶於屠次守聘徐氏女一適庠生王世炯皆沈安人出也定將以崇禎十三年冬葬公於上海之新阡而徵狀於子龍子龍之先君屯部公與公昆弟交最善因爲子龍娶公弟邵陽公之女子龍以崇禎十年舉進士又出於石齋先生之門其爲世姻師友之誼至重也故不辭定之請而爲狀以俟立言君子

皇明殉節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虞求徐公行狀

家宰徐公者諱石麟字寶摩浙之嘉善人其族人有別居于南畿之青浦者公就試焉補其邑弟子員故又爲青浦人其世系具家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七

五

乘不具載祖曰書泉公某

案名養蒙

考曰心虞公某

案名聞韶

皆有隱德以

公貴累贈至太子太保心虞公生三子公其仲也公少穎異心虞公愛之自授以經八歲能通大義九歲善屬文及少長工舉子業已傾其曹而公性倜儻羸秀多能又沈冥于天文樂律兵律之書靡不洞曉家日貧而嘯傲自得慨然有宏濟之志于科目泊如也至贈太保公歿服除始爲諸生年三十餘矣居久之舉戊午應天鄉試舉之者太僕黃白安先生也明年春試禮部罷歸而同年生潘某歿于途公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甚至復以女妻其遺孤同郡義之又三年爲壬戌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司節慎庫國家水衡錢慮無不與中貴人相綴連前後筦庫者或與交通共乾沒爲國漏卮而是時逆奄賢初用事勢甚張屬視諸曹郎顧方欲得政與南司爭時時察邸署中賢才有聲者以禮下之苟當其

意卽得美遷以市恩示重其所以羅致公者至再公方嚴自處不
少顧奄始不悅當是時光考陵園未竣而奄方與三殿之役欲自
以爲功督責甚急帑藏不繼公累疏陳便宜期于省浮費蘇積困
奄旣格不行而腴削無已每請公必以令甲折之故事每歲給內
員鞞料至費縣官不貲蠹至巨至是奄賢欲以惜薪司金錢借支
已得請于上而公猶固持之遂大忤奄意大獄起楊左諸君子相
繼瘐死坐賊累于公之師黃太僕亦在繫時支蔓鉤連道路以目
無不引避幸免而公獨首約同里爲魏忠節公債所坐黃先生所
受誣差少公獨爲稱貸上輸冀出之若盧較事者以報奄奄深銜
之益思所以中公而會戚畹王昇等矯領賜葬金公疏發之下
詔獄奄卽屬昇子國興造浮辭誣訐公冀反噬詔并訊公條列昇
父子罪狀甚著白奄不能緝事得解然猶罷公官以歸人尙爲公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十七

危懼公曰我惟守正俟命耳何畏隨以太夫人喪廬居得免後命
及先帝御極誅大憝召用諸去國者公與焉凡是時以賜環起者
無不立躋華要而公恬淡不競久之始補南祠部郎無何改吏部
文選郎滿三載乙亥當大計京朝官先帝知公廉正諭廷臣云留
都去輦轂遠聲聞易混欲繩違舉過澄清流品必得端直之士主
之已而特旨改公爲考功郎主計典蓋異數也公感上知遇益自
厲精別淑慝不徇親故一二有大援及負聲望者皆屏黜不少顧
時南冢宰爲建德鄭公大賢素重公可否無異故益得發揮而是
歲南計爲從來所未有旣而被黜者知其至公亦不能怨也舊例
考功計事竣卽擢京卿以敘勞時烏程當國惡公黜其私人託他
故持弗予久之始升尙寶卿尋轉應天府丞攝尹事最劇而任者
輒自謂位列九卿不甚親細務如有司徒委事叅佐公探摘鈎

較不少解使十餘吏抱牘左右決之無不精暢民翕然稱焉惟恐公不得真尹者京兆試士例丞主之南都士習浮囂公日率而糾虔訓誘之進其秀良與之揖讓一二敗類者屏之郊遂會賓與公所取士異等十五人多得雋者一時以爲盛事云公攝尹半載所興革利害不可悉數人尤傳其振驛困一事天下郵傳多凋敝而江東驛尤當要衝輶軒往來旣絕而諸臺使者吏卒輅傳徵發絡繹郡邑無不虎冠豺聲奉符持牒斥叱驛吏如輿臺每班馬而擇之索重賄始去少不當意則箠擊之或斃道路故馬戶之役最大馬戶者非素封之民則高貴商有司所簽報者也其人旣不嫻牧圉而畏見吏勢必更雇無籍者代之此輩衣食其中往往與吏表裏而恫喝其主費無限故一麗此役無不破產南都空虛民貴無滿數萬者職此故也公議以額設之糧官爲募人牧馬供用可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七

七

悉罷簽報遂列十二條或移御史臺或上請著爲令又蠲尹所設紅船座船價九百餘金以厚其糴復以二百金協濟江淮驛俾接應疾置抵驛下于是歷世重困之民咸慶更生而傳車亦無留滯之患矣戊寅春大司寇鄭公持法公平以鑄局屯豆二事讞決失上意下于理鄭公海內耆德而上方震怒不測百僚趨起無敢言者公適入賀元會因極言主上嚴刑峻法上下不交漸成釜鬻故上天應之以災三時不雨大可省懼且清直大臣以執法頻繫上累聖德疏上人成爲公危之時宰揣摩上旨擬用重典以懲言者越三日上御門畢忽召羣臣申飭大要以非不知司寇清而清固人臣分內事安可自恃析律執法今念其老姑釋之因戒諭羣工數百言皆上所口占越二日傳宣中外歡頌蓋國家典故鮮有于御門之日宣諭者卽上所逮治大臣未有六日卽釋去者天下咸

仰先帝之明而嘆公格君之深也公自元年由廢籍起厯官在南十二年至是始召入拜左通政轉光祿卿上銳意于治力崇節儉至有終身布疏之諭而食監供具積習久槩多浮汰中貴人每嬖之謂帝王家事大烏用書生屑屑較籌爲公勿顧也釐奏諸冗食可罷者罷之可省者省之以成君德寬國用上悉嘉納焉晉通政使先是上雅尙綜核兼採聽開布衣上書之路游光交會之徒馳騁闕下叩銀臺門或獻策求用或有所攻訐往往得售其說倒置無等主者遏之則噂嗜反唇至挾持語不可忍公計此輩非可以勢格也日進其讒說者就其封章句駸而字批之折之以理繩之以法使窮于辨而悔生焉蓋洵洵而來儻首而去者十有七八矣其必不可曉諭者則移之各臺使使自爲理不輕以上聞也故自公作納言而告訐之風少息上亦不以此病公無何遷少司寇攝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七

六

御史臺署部事時貫索恒滿公日夜閱積牘凡三月而出滯獄萬餘得活者無算至有以款事誤國者其人雖在禁自負得上心多與援公立傳爰書遂至棄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蓋自陽羨再當國頗能推廣上意進一二舊德收物望然其人儻寡好諛其于君子陽浮慕之而小人以非道進者不能拒也以故天下日益亂而君子亦不能久于其位

一本有也
蓋二字

自公爲訥言少司寇時相君時

致款洽不接引公落落若勿知也者而會上欲廣輔弼召九卿以下面試公獨辭以疾于是上有所援立有所嚴譴而天下咸以公淡于榮進相君亦稍稍知公薄之矣及公正位爽鳩未幾而有熊姜二給諫之事當是時方以邊警大嚴上甚憤怒而外廷浮薄之徒有江南北分黨之論上微知之因出中旨諭羣下毋結黨而姜君採上言黨非盛世所宜有不知陛下何所見而有此論恐啟奸

人窺伺端上震怒而熊君開元新從謫籍來極論時政微及元輔時上意已移而難大臣并予杖下獄御史大夫劉公中丞金公咸以廷諍譴去公復繼之大要以國事至此奈何以喜怒塞言者路上弗聽公竟以此去國然臺省交章以爲公老成不宜去上亦時時念公語諸大臣有總督本省之議議未定而西寇益急公旦夕遣客偵探至廢寢興已知漸逼畿甸痛哭竟夜質明遂爲文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題曰當哭文多不載不十日而鼎湖之間至矣公一慟垂絕絕粒者數日已而曰徒死無益當圖報仇然後見先帝于地下耳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遣姬媵屬必往之氣枕戈投袂屨及于窳皇見者雖懦夫無不感動未旬日而宏光帝監國尋卽位起公爲右都御史旋晉家宰是時南都草創天子恭默中貴人勲戚外鎮互相附麗政柄不一請託公行公單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三

九

車就道幹僕不過三人至卽居公署中門無私謁巖然獨行其意諸司所呈無鉅細必親自裁決或批駁再四務當乃止因條上七事一曰定官制以肅體統二曰慎破格以養名世三曰行久任以臻實效四曰慎名器以端士習五曰嚴起廢以維國法六曰明保舉以儲真才七曰交堂廉以銷朋黨又以年例之設所以佐計典之窮自更例轉爲優升而優劣莫辨勸懲兩疑矣事雖報可而中所陳多忤權貴意及會推諸大僚惟核才品不徇方隅執政者益不憚啟事多格不行用人或以中旨不由部推而一二思躡要津者以公不滿其意斷斷如也推登極之恩進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然公去志已決一日朝罷有一中貴忽于衆中揖公曰公非大家宰徐公耶曰然曰某有門生某令者才而賢可任公屬吏公有意乎某居中能爲公地也公愕然拒之退而自念雖先朝闈寺極廣

時亦無公薦人于朝堂者紀綱墮壞盡矣因上疏糾論留中不報已而推臺省年例當出爲藩臬者其人竟留用因上疏排公公遂謝病以歸在銓僅三月耳舟次京口見北事日迫復馳奏以前使不可恃宜再遣忠義大臣通和好約討賊而內修江淮守禦其愴愴不忘君國如此蓋自公歸而裨政益甚宵人盈朝國事遂無望矣明年五月北兵渡江車駕倉卒西幸公得報痛哭走白禾郡守士吏計所以效死者乃三吳百城望風納印綬獻圖籍官吏非降則竄矣貝勒抵境移書于公歆以高位公答書甚峻且曰某素阘弱不能匡救本朝豈能裨益時主惟有節義宿所自矢不敢後人耳自此走邨野不復見人然猶馳蠟告四方同志思後圖會各郡義兵起公慨然曰我固居城中向以上下主納款計無復之故邈鄉曲今旣城守雖不足恃安可不入以爲民望惟有城存與存城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三

亡與亡耳時敵兵已逼城公乘閒啟闕以入民見公至衆志始定杳晨夕立睥睨閒勞苦諸子弟治守具而初起事者自相攜貳至仇殺治兵益懈內無解帶之固外無浮子之援遂至不守公聞城陷北向謝陵闕拜家廟自經于廳事之北楹鄰父老排扉入救蘇而謝遣之給之曰若等姑去我亦行耳卒闔戶以殉時間六月二十六日也從死之僕二人曰祖敏李昇敏少相隨典書記通道埋其感奮尤先云公忠誠正愨造次不貳齊家以禮餘風所漸雖在僕御咸知大義焉時纓幕遍郊百里無人跡公嗣子爾毅開闢百計凡二十餘日始得入城負公屍置構檣中以出方當溽暑顏色如生鬚髯戟張凜然生氣忠義之士史冊所載蓋豈誣哉公清高絕俗其淡泊自處天然也歷宦南都凡鹽政米醞多取給于家轉而北也去家益遠則益自節儉凡官曹所餘長物遷轉之際無

不因緣而公必被襍登車毫無膏潤自在藩部節省金錢數千用
助殿工又恥居其名留俟後來者以尙璽攝太常餘帑千餘金攝
京兆也羨盈萬金皆貯公藏勳卿典大官物例有所謂呈樣者公
嚴絕之少司寇時郎官以差還者知公清嚴絕饋遺築以一二方
物託客以進公固辭客固請之公曰寧有爲好官而俟餉人者乎
卒卻之然亦不發之以病人也爲尙璽也當歲除騶役向舊銓署
中取竹一竿供爆竹之用公詢所從來卽立斥其人不復用其守
嚴防密如此類也故通籍二十餘載厯清顯至統均而田園不滿
數頃書史數千卷而已公樂易愛人溫霽瞻于持論與人言娓娓
移日不倦凡事之糾煩難決者每以片言解之令人爽然自失容
至無論貴賤皆和顏接之毫髮之善靡不稱道下吏寒士才行可
錄而厄于無援者苟可汲引不遺餘力終不告人人亦有終身不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七

五

知者故人皆以公爲長者及與議政事或干以私又毅然不可犯
也公旣已傾身下士而士之眞僞優劣恒一見決之無不衝當雖
交滿天下然生平同德稱蘭石者莫過于御史大夫劉公宗周大
中丞祁公彪佳小宗伯吳公麟徵左納言侯公嗣曾考功郎夏君
允彞茂才顧子明德許子琰今諸公皆與公後先殉難卽公之取
友可知也已子嘗私謂冢宰之德清嚴廣大俱不可偏廢而尤以
規鑒爲本卽前輩多賢如徐公者鮮矣及公登用而事已不可爲
國運方頽善人無祿豈不信哉公性純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祿養
因自號虞求以志永思甲中有司採贈公隱德崇祀學宮公老矣
爲文以祭淚淫淫漬紙閒猶孺子慕也侍太夫人色養備至母族
有以產來售者強買之旣貴召其人各還之曰俾無忘太夫人之
德公兄弟三人素友愛惟伯兄一子視如己生子女則毀產嫁

之嘗邀名師相祖墓云法仲不宜子當遷公謂季虞存曰我與若
皆無子惟伯兄有子當遷與否惟伯兄主之遂卒不果此亦公達
命恭友之一端也公博學強識條貫經史七略九流類能洞徹尤
長于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文章古雅淵茂出入東京三國閒章奏
警健而婉懇至而辨故雖直言正辭每能回人主之意尺牘傳永
可誦餘文斐然稱作者旁遂二氏之書亦不爲人道也公生于萬
歷戊寅没于宏光乙酉壽六十有八娶顧氏繼室馮氏皆有婦德
俱贈一品夫人顧夫人生二子馮夫人生一子皆不育立族子爾
穀柱臣爲嗣事具公立後說嗟乎子龍安忍以狀公哉子龍少而
辱知于公資拔獎致適于等倫癸未之冬公以大司寇家居子于
役禾郡見世事傾蕩相與咨嗟公曰足下方壯當勉立事功我老
矣若事不可爲惟辦一死耳及公居家司而子龍備員言路事無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十一

三

巨細罔勿諏詢時邪說充塞志不得行子先爲拂衣計公曰子既
勇退我老人安可施施六卿之上以自致狼跋哉行且休矣子歸
一月而公亦去國三吳淪覆子行遜于野公三遣使貽書以敵人
深入重地天時向暑溝塍汗潢非戎馬之利奮其耰鋤可當干盾
子其勉之不踰月而公殉難矣嗟乎子龍旣不能補公之志又不
能從公以死其何以狀公哉第以生平知己無踰公者而海內故
老遺臣漸已凋喪子龍雖生晚幸稍習公今亦旦暮且死誠不忍
無所紀述以没公之懿行故忘其無文不辭爾穀之請而爲之狀
先考繡林府君行述

嗚呼先府君之棄不肖孤也蓋十有七年以孤之愚且賤家乘之
未備而日月易邁時恐懿行顯德將墜於地則孤終負大罪而無
以没齒故敢上承大母高太安人之命而下述幼所見者舉其一

二以千立言君子府君諱□□字無聲一字尊其別號繡林其所讀書之山也其先豫人自宋之中葉有仕於康王幕府者從渡江遂爲華亭人入本朝世以農儒起家至高祖諱綬尤稱素封而性甚醇厚值歲大凶貸米千石於鄰里捐其息又置籽曰春精鑿而後與之貸者曰苟得食足矣何用是公曰儉歲腸胃多槁粗糲易病也臨歿悉焚貸券凡數千金曾祖諱鉞以任俠雄里中好擊劍數之京師徧走幽薊交諸豪會島夷躡海上公率傭奴二百人守廬舍與之角頗有擒馘備兵使者任環欲官之辭不受獻其良馬而去曰以報知已也竟坐爲俠家益落歿時僅瘠產于畝耳祖諱□□亦慷慨急人而能折節爲儒行屢遊京師中歲稍治家而好行其德益不倦以府君貴封承德郎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娶於高封安人實生府君云府君生而白晢頤頷不好弄不以慧稱及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七

三

五歲入鄉塾暗誦卽數倍於常見十餘歲卽好讀古文詞尤嗜者爲左氏司馬氏及梁昭明文選默識不遺一字是時先王父以好施且困於踐更產僅過中人又世事農田園在野而先王父與家大母訓子甚力相與謀曰鄉曲閒安得有良師友以成德器乃遷之城中我郡姚工部何學憲馮侍御方爲諸生有盛名貴遊所不輕致而先王父以布衣迭延之於家以爲府君師而郡中前輩與諸公爲友者暇日過從先王父必投轄留之家大母擊鮮置具不惜簪珥故府君總角而所交多長者然小試輒不利年二十娶先妣韓安人又二年始補博士弟子員司理毛公郡丞九公侍御楊公三試皆第一府君爲文益奇峭奧衍戛戛乎求異於時交遊愈進自以爲一輩視里中顯貴人蔑如也性剛直不阿雖沈默寡言見不善事義形於色儕輩皆駭事之已酉試京兆罷歸而名譽日

廣郡守邑令長每殊禮遇之然府君足跡不至公府壬子應科試以文奇不見錄適先妣韓安人暴卒府君佗傺悲悼至於感疾少閒則下帷揣摩益攻苦乙卯會稽王侍御督學吳中亟賞府君文置首列是秋舉於鄉主司爲相國高陽孫公本房爲大司馬吳橋范公也明年丙辰試春官罷歸蓋府君自爲兒時沈寘於學讀書雖暑月必秉燭至子夜蚊蚋不顧也嘗夜坐有物嘯東廂獨持炬往視之狀甚異府君還坐讀書不爲動久之怪亦遂滅既下第愈自厲所居之西數武有佛寺小樓坐臥其中旬日始歸起居兩尊人不宿於家如是者三載以簡介自重絕不與郡邑請寄脫粟囊衣泊如也已未成進士受知於給事中楚吳公是時蒲州韓相國以少宗伯爲試官諸門下士上謁辭出韓公獨目送府君曰此君國器也吳公在言路稱能得政府意欲屬府君以館職而范公方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七

七

入爲吏部郎相與留之就試府君曰不競之地可以自處竟請急以歸然府君實不欲因師門通政地雅意有在也明年庚申冬授刑部山西司主事推熹宗登極恩封先王父如其官家大母爲安人故事曹郎新進者治獄一月時內寺劉李輩以噉鸞宮之獄在繫其人皆盜帑巨萬多左右之者士大夫叩扉往還無愧色卽前後郎來治獄囚例當庭見唱呼則卽必避席遜語或先傳免退則遣掾通殷勤其報謝亦不貲府君獨遇之如常囚閒日同舍郎某者北人也邀飲至款曲夜半屏人請曰某託致公不幸素貴不能屈獄吏苟公能少假顏色不忘報府君輒然不悅謬爲醉以他語應之卽呼輿以歸明日上記尙書黃公陳獄弊十二條大約慎叅送速定讞省隸卒釋輕罪清疑獄諸事而內有內犯一條稱其驕肆不省愆交通外人宜禁尙書不善也凡二十七日卽調工部屯

田司主事以去奉命督理定陵寶城明樓兼治慶陵方中陵寢雖領將作然每同中貴人護作之恣爲乾沒糜水衡以數萬計府君故撓心計凡木石埏埴金鐵麻桌百工之物皆身與商平較之而不能多取方五六月中大霖雨而光考將以八月葬府君晝夜執鑿鼓雨不張蓋而徒役多中貴人估籍冒工直號萬人實不過四五千人府君立清覈之法稍放軍伍之制虛冒無所容中貴人憤甚一日羣至曰公欲矯立名致大官爲子孫計獨仇我曹我曹向與縣官共金錢何與公事府君正色曰先帝陵園事方急汝等獨不受先帝拳養耶而敢佔役糜費萬一誤大事死不足贖矣羣奄長揖謝府君竟不與爲禮奄起見府君直竝恨益刺骨思有以中府君而無幾微閒適一奄盜尙方陶磚作私廬庵中爲府君所覺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七

三

持之欲上奏奄窘甚尙書爲之解奄移書委罪於從吏府君撻其吏毀其室封其磚於庫羣奄氣奪至八月元官成竟克葬前後以定陵寶城享殿慶陵元宮告成資金幣者四加級者三同事者俱受級或至九卿府君獨不受曰此臣子職耳何足爲功冬月治慶陵方上府君上議大司空以陵當澗道隆冬凝沍沙土僵疎築必不固當俟春月司空持不可而府君亦遭先王父之喪以歸其後竟以積雨衝裂興大獄論斬者數人褫奪不可計府君以不與事追論弗及焉同官中惟與南昌萬郎中燦稱莫逆其取舍同也萬公治冶爲火所燥病甚苦府君日與周旋事湯藥嘗相與扼腕曰朝廷金錢大半爲中人所耗羣臣日言生財以重困我民而不敢言節財少抑此輩若言之我將繼之必有當越歲餘府君憂於家而萬公竟以言前事爲逆奄所殺府君在冬官時於諸曹中清望

最高時從鄉忠憲王莊毅諸公遊羣情推轂旦夕當改銓曹郎而高陽公又以府君慷慨任事欲移之樞部未決會艱歸俱不果府君性至孝幼時先王父與家大母小有違言卽長跼不起生平寡言笑甚莊然對親愉愉未嘗見愠色侍先王父疾衣不解帶者累月雖論之去卽伴爲夫徐還室中至愈如初先王父性嚴而家大母善治家故府君自幼至授室仕宦未嘗私名一錢雖往返京師經年歲先王父授資家幹歸而會計府君不知也爾先妣戚承府君之化室中亦無私藏尤俗所難云先王父素雄壯年未六十暴疾以卒而府君在京師忽心動日夜涕泣向僮僕欲棄官竟歸人咸怪之無何而計聞至矣卽日南奔賻贈一無所受水漿不入於口者五日後日僅進一糜渡黃河當祀神府君曰有喪者不主祭何以事神頃之舟膠沙中論者皆咎不祭府君曰我正也神豈罰

崑坤正氣集

卷四四二十七

五

我終不祭凡七日而始克濟及抵家毀瘠滅性家人幾不相識家大母號呼解諭以百端稍勉進食然以治陵受暑雨及邁大故寢地卑濕病自此始矣府君鮮昆弟惟女弟一人以父母所鍾愛旣適諸太學有子矣雅善病則府君視醫藥雖夜分猶親往還報以安父母僮僕相使無閒爾我其待中外戚屬良厚見必敬疾必問喪必哀雖無財可推而莫不感其義府君介潔自天性生平旣不受人一錢自計偕以至遊宦皆取給於家家王父僅守先世之產而索以供餼糧幾減其半奉諱以歸是時京朝官幸得乘傳鮮車馬費簡橐中但存上所賜金四十金八幣及俸薪二十金而已府君旣以哀毀致疾每當歲時忌日必強起拜奠哭甚哀病必增劇聞萬公之死呼不肯孤而泣日向與夫子有成言矣乃使公獨死而嗣後時事日迫府君所與角中貴稍稍進用事日夜憂憤每葉

產治疾疾不愈家日益貧鬱鬱不樂竟至不起年僅四十耳鳴呼
痛哉不肖孤當五歲時失母府君卽抱置膝或月夜坐几上與言
古者忠孝節槩事稍長教以讀古文詞所爲文有一語合者必加
褒勸然應童子試終不有一言先容有司故屢試而婚補博士弟
子員府君卽於是月捐館舍矣嗚呼痛哉府君生於萬歷丁亥之
二月十三日歿於天啟丙寅之十月三十日壽四十娶先妣韓夫
人能助府君以孝家大母最愛之至今言及必流涕贈安人繼娶
先妣唐夫人婉順通詩書封安人子一卽不肖子龍韓安人出丁
丑進士浙江紹興府推官娶湖廣邵陽縣知縣張公方同長女女
四俱唐安人出長適工部員外郎王公漢良子生員王家福次適
吏部左侍郎董公邃初子生員董姚申次適四川保寧府知府張
公冷石子生員張米次適四川龍安府知府林公衷齋孫生員林
乾坤正氣集

卷四二十七

毛

子襄孫女二子龍出長字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杜公梅梁孫生
員杜同春次未字俱塲所著有雜文數卷藏於家府君有曾閔之
孝展禽之介井丹之潔子美之斷而又本之以忠信行之以温厚
宜大有表見於世而乃位不過尙書郎壽不過四十不稱其量槩
又無肖子以光大顯融之深懼無以俟於來者謹泣血具狀惟當
世仁人君子矜而賜之一言不肖子龍死且不朽不勝祈禱悚惶
之至

陳忠裕文集卷十

明陳子龍著

涇縣潘錫恩校

贈文林郎臨川縣知縣張公暨配蘇太孺人合葬墓表

吳有贈知縣曰張觀海先生其配曰蘇封太孺人有子曰采嘗貴顯矣於孺人沒之四閱月合其父葬於東鄉之新圩采之友同邑張溥銘其幽華亭陳子龍表其隧按狀公諱鳳異字伯鳴觀海者號也吳之太倉人父曰海山公王父曰秋田公母曰顧少嘗補博士弟子員不得志以卒卒之十三年以子貴得今稱孺人父曰景山公以封之四年卒後公十七年公爲人仁潔孝友其天性也動必循禮奉父命終身與季同產又弗計產鄉閭稱之秋田公有庶子貧不自給時嚙公公含之復女其女年三十通易作卦圖說衍至數授徒傳其經者數十人來者曰益衆屬海山公病作遂謝遣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八

一

門人侍湯藥歲方禋曰作酒食聚里中長老爲父歡如是者四年竟卒毀過禮凡祭未嘗不號也服除復授經東海上已而念母顧老遂謝歸無何母卒如父禮公爲人廉慷慨能任事雖無位不得見然爲諸生時嘗爭鹽鐵河利害屈嘉定令父老刻石河上紀績云以諾稱鄉黨間有賢大夫貯鏹金不取請公識爲信其見重如此蘇孺人故孺家女識大節爲婦雍雍如也其孝睦如贈公而贈公性好客家貧孺人爲遍給無缺姑沒事木主恂恂若新婦時稱未亡人數年而采顯令臨孺人就其養不設四簋退食時未嘗不誠采臨民事若如若事我也以故采爲政近古居久之采解官歸歸一年而孺人沒公二子長士魯邑庠生先公卒次采臨川令吳中之士所號爲張受先生者是也夫公以一儒生起家名不出於郡邑孺人卽賢乎閭內之事耳當采葬其親之時衣冠之士會

葬者數千人臨之士民不遠千里妻巷老寡扶杖嗚咽雖陳郭之葬何以加焉豈非有賢子哉爲百世所瞻式禁樵採無疑也故子龍爲之表曰有吳君子張氏阡而從之以辭

祭張中丞文

張遜山東通志張延登字濟美鄒平人萬曆壬辰進士令內黃有惠政擢兵科給事中上疏平

明黨再補吏科歷太僕寺卿以都御史巡撫浙江闖賊用三老自東歐入石浦連艘數千延登督諸軍討之累戰皆捷遂覆其巢累官工

部尙書卒賜祭葬

維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口月口口朔越口日浙江紹興府推官通家晚學生陳子龍謹以香帛之儀致祭於明故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華翁張老大人之靈曰

嗚呼泰嶽千尋滄溟萬頃篤生我公忠貞夙秉道履剛方風規宏整密理金堅英姿淵曠賦材作舟楫望高彝鼎鳳翽振儀龍翰燦景敷歷中外聲蜚省掖青瑣伏蒲丹宸就曰水鏡騰光堯堦屈軼保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八

二

釐於越旄旆奕奕江海無波湖山生色越人謳思世食厥德公之還朝晉左執法吏肅霜威諍途風發匪懈之誠確乎不拔百僚是式爲稷爲契公之載起秉憲南邦豐鎬重地振茲紀綱統轄羣職炳耀星光我覲我公衮衣繡裳人惟求舊廟堂虛已司馬入雜童叟咸喜矜登綸扉鼎鼐燮理如何不慙遽騎箕尾海若晝涸岱峰頓圯上軫宸衷震悼靡已嗚呼治世之紀人才是崇公秉藻鑑水鏡澄空禮闈造選元凱登庸掄英吳越竹箭攸豐濟濟天路孰非公功豈伊成蹊吐握是風梁木其壞人倫曷宗子龍弱植早入牆宇公不我遺假以毛羽幸登膺門深慙文舉知己之感銜諸沒齒聞訃隕絕涕漣不止嗚呼公之徽烈徧於九垓識其大者石室蘭臺令于二妙國之棟材卻虜銘功麟閣方開公有遺志藉以克恢小子未吏中心孔悲簿書匏繫戎馬生圻一介莫致唁問遲遲爲

吟大招淶水妻其敬將生芻侑以蕪辭英爽不昧尙其格茲尙饗

公祭潘川相公文

考 證明史本傳張至發潘川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歷知玉田遵化行取授禮部主

事 改御史出按河南福王之藩洛陽中使相望於道至發

以 禮裁之無敢橫四十二年豫省饑請留餉備賑又請改

請 漕糧皆報聞還朝引病歸天賦元年起順天府丞三年

諒 終養魏忠賢黨薦之不出崇禎五年進大理寺丞進光

祿 卿八年春遷刑部左侍郎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

各 長一疏令擬旨遂擢至發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與 文震孟同入直時溫體仁爲首輔錢士升具疏請何吾

騶 次之越二年體仁輩盡去至發遂爲首輔其疏請去得

旨 回籍十四年夏帝思用舊臣特敕召周延儒賀逢聖及

至 發獨至發四疏辭明年七月病沒先屢加太子太傅禮

部 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及卒贈少保祭葬

廕 子如制 案潘川相爲黃門會試座師

維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月○日朔越○日浙江按察使副使

仍管湖州府事等官門生陸自巖陳子龍蔣鳴玉唐昌齡吳适胡

夢泰周壽明袁定周銓黃徽允徐調元奚士龍等謹以香帛之儀

致祭於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老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夫子相公之靈日

嗚呼我師直方之體精微之識貞介之操敬恪之德天篤生之山

川出雲降靈岱宗允武允文鶚立柏臺侃侃不二攬轡澄清司直

是畀權璫枋國柔以時升師獨遵晦寶其令名明辟天開忠義雲

集簡在爽鳩表其清執帝曰予輔遜卜六卿倬然卿月麗於禁廷

猗氏以才曲江以節忠獻以誠文定以哲萃其宗美福我邦家黼

黻天袞炳蔚國華獻替可否澄清臺閣地負海涵生民先覺師之

在揆人有所恃師之去矣人百其志如斗在天斟醕不言杓魁指

移萬物成焉帝念舊人九罭是懷母以信宿赤舄其來不憚遺老

遽折台宿神乎何忍不自善祐人之無祿木壞山頽驂龍駕螭白

雲不歸歲在丁丑師登多士濟濟譽髦羣空天駟巖等菲弱延之

壇之法行法言式稟於師浙水之湄吳山之麓分澤門屏滲斯廉

露心之瞻依方期百歲傳師之計神理俱墜駢箕與悼薄海銜悲
矧伊負牆國士之知奔走微官未叩筵几東雲滃鬱有海盈背鳴
呼方冊所書金石所鐫死而弗亡不朽者三如我師者世邈其勞
烝於太常日月爲昭況有令子翩翩苞翻踵彼伊巫以開平格絮
酒束芻侑以哀些弗親傷咽如何尙饗

五經訓解題辭

六經者聖言之權輿也儒生束髮受書已求業學學而勤治焉文
害辭害並聖人之罪人也日星光華而彗孛起而妖天英莖和調
而淫哇從而竊耳此非聖人之言之猶有闕而未宣也聰明自己
之私與弁瓊無昭之質皆不足以證曩曩初而摩章割句牽文補
義末學之所以亡學至言之卒欲忘言也華弁皓首駒風駛電而
士子一經尙勿勿弗弗而茫無攸底卽亦何藉於謙罔衆家臚選
乾坤正氣集卷四百三十六

四

伯菴乎厥維艱矣疇伐髓以登堂疇澄玄以入室晝凡三接夜度
數臨絕耳目之支離邁鬼神於不測則所云虛靈有主萬善貞一
變化以尊吾心之易明通以尊吾心之書諷詠以尊吾心之詩會
通以尊吾心之禮融暢以尊吾心之樂劑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
胡千載上述百禩下循不在吾俯仰閱哉漢承灰燼醇雅見傳宋
倚門戶理學裕垂迄我成祖文皇帝崇儒重道蔚集大成列先賢
於學宮輯傳注於丙覽有有宋熊勿軒先生其尤章明較著者時
罹陽九以岌岌不可復爲返隱於鼇峰家塾著書立言聚徒講習
以撐扶絕學爲己任四書六經皆有訓釋及著農禮兵刑諸藁悉
可實見諸行事家藏而什襲在其苗裔猶其能守而敝之者因憶
先生昔登慶源輔氏之門而私淑文公沈潛道素貫穿曩今其誰
謂濂雒關閩之學奄至胡元而遂無有屬焉者乎故其與門人論

學者曰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於戲正學而善治先生與其志而遭時不偶逋逃以終六經訓釋諸編其未可以已也後有得者曷鑒於先生之言及感於先生之行而經術不疑以之操裁理亂其何患聖天子不華轂而登之肅容而禮之也乎慎毋徒以不求甚解之一言且爲後今者荒蔑之漸也

客爲信陵君說魏王救趙

秦圍邯鄲急平原君請救之使數輩在魏信陵君使客謂魏王曰王不聞畏虎者歟王曰未也客曰兩人偕行而遇虎也虎食一人舍一人有之乎王曰未可信也客曰虎方食人一人持械而不救則虎將德之乎王曰虎不德也客曰昔有執兵而見虎食人者虎謂之曰救則并食汝人畏虎而不敢救也卒爲虎食夫虎之言則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八

五

喝辭也向使卻虎言而不信兩人合力勇闢天下今王之不救趙何以異於視虎食人也王曰世皆以寡人繼於計者智也趙與秦孰重客曰趙重趙與魏孰重客曰魏重王曰秦之伐趙也使使告寡人曰天下救趙者秦未嘗不先擊之是我未解趙難而先引秦寇也夫趙我所重奈何與人鄰而自棄其國哉客曰是何大王之蔽也臣將使秦謂王曰魏可悉出兵壁邯鄲我將并破之臣不知王何以應秦也兵計曰盛辭者恐也恫辭者衰也夫使秦之言悉魏甲而不畏臣猶知其內意也今阻魏兵甚畏魏今人方畏王王復畏之則何失所持甚且王不救趙趙破之後秦不攻魏乎王曰我方助秦必歡秦客曰今王遣晉鄙將十萬之師待西境秦王聞之震於大王之威捲甲釋趙則王必德秦厚秦王曰秦畏我而歸耳何德客曰假令秦畏王而釋趙也王不德秦卽今王畏秦而不

救趙秦何德王哉明年必攻魏矣王知客議不可屈則爲詭以告曰何公爲趙之深也語曰助強者勝助昧者亡今趙以四十萬衆崩壞長平趙且亡矣寡人且將與秦共攻趙且分趙當是之時天下強國非秦則魏孰若救趙利客曰王旣畏秦而與其攻趙矣能與秦分趙乎且趙國尙利平原君趙之賢公子也所交諸侯賓客甚多齊方爭帝而楚秦之深讎也二國必助趙二國助趙則秦必退秦退之後趙必深怨魏而二國無所收利於趙取償於魏也必矣王不發兵秦輕趙怨齊攻楚討坐失四國王漫謂客曰公誠欲寡人救趙寡人且以至計教趙王秦兵且退客不知所謂而罷遂遣辛垣衍如趙帝秦王祕之入以告所幸如姬如姬喟然嘆曰何王之憊也夫妾大梁之賤女子耳當人主寵幸富盛無比今王背客計而遣帝秦之使妾且爲秦虜也妾寧負王遂竊符以與公子

乾坤正氣集

卷四十三

六

無忌也

隱詠

崇禎中幕府有薦士者詔令自條對所知人謂時方多艱辛得垂明問當極言事得失稱上旨焉陳子疑於古有未合者恐逸人尙士率爾置對作隱詠其辭曰

客問隱者曰先生誦說古昔有日矣闡智曼代考精經義覃覃著辭規身淵茲伏巖而履淡歷時而躬勩風旨和綽動舉充懿負厥大函無所施利豈固翳塞之情忘漫羨之致耶特以高隆瀕心咨度阻置躡皇塗者張言息廣宇者蕤意故處流不可濈居前不能輕常自默默洪纖莫治今公卿推賢索幽揚明奇懷遐通盛節斯貞探岑夾山浥涓益瀛仰佐烏奕爲主麟榮天子博意羅弋縱心激拔下明詔通草萊祈進甚盛匡矯不逮觀夫士處汚賤光匿道

峻雖奮修翼寸尺篋貨抱忠投淵挾策被慙曾莫知所戴而先生
當不諱之朝協顯人之怱應命歐辭百度爰諏誠不於此時馨舒
亮悃嘉獻邈謨道映先民威拯鬼區易若箠畫捷於應桴而乃定
確弛繩節愚隱瑜充耳不察塞默囁嚅竟意矯詭大如中無先生
稟姿卓爾爛於自處獨不聞古義耶詩曰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大
夫盡禮且不敢抗況天子乎以此罪先生先生其何辭隱者曰子
所說譏中於正條獨於古今之勢賢焉不知所處也古者士無分
途貴賤均受賢易位移道符禮石黃屋長跪窮巷握手潛鱗驚藻
雲兩生肘時凌顯重儼切元首當是時也聖不終逸貴不幸有耄
英達前稚傑踵後投會一分取資同趣故士有脫藪澤歷總章拂
草衣佩瓊璜躡履中省洗累三光居有公輔之望出有神明之量
懋明緝洽熊皇皇偏謀小試屈虞赧唐參帝淵度羣公殷昌焱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七

瀟王軌維紐截綱是故耕牧警聞圉虜適濟徵帛滯加安車屢曳
期至治裝時清投袂壑秀雲羅巖華星綴士生其時豈有自衒之
羞蓄倨侮之蓋乎今也不然階級大整愚智羣分設科衡才先位
後勳布章必味繡米必文出位躍冶比於妖氛故士有志於當世
也幼習經訓長嫺辭旨曲躬善儀滑稽多技獲譽有司起家宦仕
策名天衢通光玉几口厭躡躅體襲金紫信舌權隨奮策威駛委
蛇舒張軒冕侈侈若夫沉塞之士往而不返矣則褐衣蒙茸蕘門
蕭颯牧羊下澤拾橡古邱雖德爲帝師道精孔繇縣尉可管農父
爲儔何則高第無稱甲科不收蘇張自譽口燥難哀枚馬自頌文
成益羞曾時之糞壤世之贅肌也今僕拙蹇枯汶獨行踽踽漂搖
根蒂蠹菌窶藪居身下流竄跡宿莽而公卿不察謬相鼓舞是猶
夔瓦缶於寶匣薦苴蔬於廟簠也使僕一旦奮鷲足刷弱羽獻難

行之計劇當世之主臯夔穆穆醜此小豎金張奕奕羞與爲伍罪
不更大歎客曰先生辭雖順抑意存憤厲介士之節非通人之致
也愚聞君子不悲頓屈悲道不行不慕榮赫慕時承平方今機樞
解墮威霆歇聲口頭動於醫閭炎烽舉於昆明雍并逐盜文登用
兵秉政必猶建節輒傾此布衣鼓運舉事變更之秋也又聞天子
威嚴自馭不假燕私意旨小逆時逆四夷言事忤心三木爲繫獨
於先生慨然許言勤咨靖後此矜崇於禮俗降心於不羈也先生
豈無意乎隱者曰子非清狂言甚惜寢重性時宜冥胸誕恣妄毀
三五之隆不識治平之次皇明重熙流慶極熾三靈之祉咸集今
瑞聖孚中邦睿佐風議小大畢歡不懈於位雖化成緣督圖慮明
備賚贄窮荒重譯請吏可跂而待也子徒見東方口口之警越嵩
禽駭之戎而罔疑光度獎飾塵蒙不以過乎三苗不叛干戚曷風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六

八

蚩尤不辭涿鹿何雄上哲勤恁天假大通降茲細戾克舉駿功子
誠不知機運之所至而徒憤厥中且夫石戶不讓無損於虞也黃
綺不聘無傷於漢也其謝黼黻致元黃者修遺典飾懿德著休光
也況今龍見淵躍顯爍豫康經緯純粹俊乂彌匡豈將抽蠹絲而
補雲錦擷小草以拭蘭芳哉僕仍知其匪亟故無意於帝王

三慨

余慨夫世之人輕於去就食祿而不知報非其偶而相從
者比比也乃詈人則曰異類夫異類豈盡若此哉偶所見
鳩犬鶴三事有足慨者故記之

李氏之鳩

言鳩者以五月五日翦其舌取汞硫火煉之成靈砂雜米菽日三
飼變易其心則能爲人言過於鸚鵡李氏有一鳩甚慧養之數年

矣日則飛翔於欄檻簾幕開不遠去夕宿於籠以避狸鼠見僮婢有私持物及摘花者必告其主人晉人賈於吳者見之願以千金易焉鳩覺其意告主人曰我居此久不忍去公必欲市我他所以我且食主人給之曰我友有欲觀汝者卽攜汝歸耳至賈家則舍之去鳩竟不食哀號一作鳴告歸賈人憐其志且恐鳩死而金無取償也遂捐金十之二而以鳩還李氏鳩乃食陳子曰鳩拙鳥也不輕去就其儀一兮是以詩人比之君子而屈氏猶惡其佻巧何也

鄔氏之犬

余少時有蒼頭尤愚者語余曩嘗從先王父刑部公居莘村別墅隣有鄔氏犬甚猛晨夕過舍搖尾衆皆叱之先王父獨令愚時飼以餘食至春月先王父瑋愚一人從田舍飲且醉歸行阡陌中菽麥萃萃不見前後有虫蚩然出於草間者則瘝狗也迎人突如相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六

九

距五步一作武世傳瘝狗噬者必死方皇遽閒且奔且迴顧忽見鄔氏犬從閒道橫截之相齧狺狺因得以脫明日視之二犬俱斃矣蓋瘝者屈於猛良者殄於毒也先王父命愚瘞之竹林嗟乎桑下之餓夫以一飯而免宣孟苟非其人雖歲萬鍾日享之以太牢無益也

許氏之鶴

里中許氏園有二鶴其雄斃焉歲餘客有復以二鶴贈之者孤鶴踽踽避之不同飲啄也雄鶴窺其匹入林澗閒意挾兩雌翛然躡跡則引吭長鳴相搏擊至舍之去乃已夕雙鶴宿於池則孤鶴宿於庭其在庭也亦然每月明風和雙鶴翩翻起舞嘹唳鳴和孤鶴寂處不應或風雨晦冥寒湍瀉石霜葉辭柯哀音忽發有類清角聞者莫不悲之主人長其羽翮縱之去是故襜脫之貞鋒刃不能

變也穀卵之信寒暑不能奪也九三不恒亦孔之醜也

王申文選凡例

文史騷賦異軌分鑣臨叩龍門未兼兩製自茲以後備體爲難典則之篇尤窮時日何得藉口壯夫呵爲小道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爲正至於齊梁之贍篇中晚之新構偶有開出無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吾知免夫

魏武弋八紘之秀於同堂昭明聚千載之英爲一集才難之歎豈獨當今若時僅期年人止一郡雖製作之美有遜前賢而篇什之多或堪競爽矣

長卿垂死猶留封禪之書子厚遠遷更上咏歌之表豈皆阿世亦以頌德若闔公賓遠之篇踏揚烈祖偉男南巡之賦誇耀先朝子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六

十

龍以生長江南則作吳問以誠司隸薄遊燕邸則賦東郊以告秣宗雖竭其慮思莫稱萬一而無益聖朝尤難自默也

怨誹不怒風謠所與感物悼時豈能無慨若有頌無規斯爲近詔至於蟬候鼠相鶻奏狐封皆是外篇本無隱語賢於博奕以當滑稽若有誹詢之疑恐非明時所諱托美人於君王寄夏媒於哲輔淫思怨感實始風騷舒章置蠟之篇勒貞散釵之句偉男西陵之什子龍秋雨之草木非大雅所譏豈云盛德之累

占測之學自有專家五事之徵儒者不廢災異數條各本京氏幸非諱朝無煩欽永

文人浮薄古今所疑輕毀前賢非軋儕輩吾黨深絕實鮮其人家寥寥餘子之言卿當第一之語雖以一時取快終非雅士所宜若乃子元纂向秀之書延清攘希夷之句事同盜俠匪獨輕浮巧者勿

矜拙當自勉

諸子聲華各別才氣等夷文之多寡分於勤輟夏周久滯於金陵
王子頓羈於妬孰偉男秋客會稽燕又冬遊淮右大宋棲遲梁苑
之招小宋偃仰文園之疾多損時日有妨吟咏若宗遠素冠之哀
割於陽月時遇則然非關遲敏

辛未之春余與簪紳讓木燕又俱遊長安日與偕者江右楊伯謙
彭城萬年少吳中楊維斗徐九一婁江張天如吳駿公同郡杜仁
趾擬立燕臺之社以繼七子之跡後以升落零散遂倡和鄉里不
及遠方故勒卣詩曰明時鳳侶多相得下澤鷗羣且自盟子龍亦
嘗有作日金臺賓客非無侶蓮社神仙亦我徒雖感慨係之亦見
不朽盛事非關名位矣

農政全集凡例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八

七

古之聖人疇不重農政哉垂於詩書者彰彰也然其文煩其旨約
故經典之言著其尤要者以明所始

漢書藝文志載農家者流其書多不傳今所採全篇者惟管子呂
覽其單辭雜說諸子百家皆有之如汜勝之之流最多然散見於
諸書不備論後之彙其全者則後魏賈勰齊民要術也宋元以後
爲農書者孟祺苗好謙暢師文王禎之流也國朝爲種藝之書者
俞貞木黃省曾之屬也外若馮應京月令廣義雖紀歲時李時珍
本草綱目雖爲醫藥而取材甚博故多採擇焉

夫金銀錢幣所以衡財也而不可爲財方今之患在於日求金銀
而不勤五穀宜其貧也益甚此不識本末之故也二祖列宗明農
知依著於功令者煌煌爾莫詳於馮慕岡先生重農考故全載之
井田之制不可行於今然川遂溝洫則萬古不易也今西北之多

荒蕪者患正坐此故玄扈先生作井田考著古制以明今用
內則闢陝襄鄧許洛齊魯外則朔方五原雲代遼西皆耕地也棄
而蕪之專仰輸輓國何得不重困與語開墾播植之事則疑駭而
弗信不知古者列國之時何以自立豈皆倚糴於鄰境耶國家設
官多兼領營田屯田之職無道皆載赦書今則掛壁耳然愚以爲
當專責之賢守令古之修厥績者史不勝書今列林侍御諸葛令
及元扈先生之論以其近而切也

管子曰不知四時乃失治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夫氣
序占測豈必季冬所頒疇人所習哉農師耕父能言之矣故載其
易通而驗者

水利者農之本也無水則無田矣水利莫急於西北以其久廢也
西北莫先於京東以其事易興而近於郊畿也其議始於元虞集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八

十三

而徐孺東先生潞水客談備矣元扈先生嘗試於天津三年大獲
其利會有尼之者而止此已然之成效也謀國者其舉而措之
或曰鄭國於關中史起於鄴李冰於蜀召信臣於南陽宇內之可
興水利者多矣何獨於京東曰曷能盡哉此可類推也因時勢察
土宜弗棄利弗鑿空是在良有司耳

東南水利莫重於震澤三江張大中丞三吳水利全書詳矣茲其
大略焉附以越東滇南則溪澗陂池之制可推也

灌溉之有圖也江河溪澗塘澮井櫃之異其用焉利用之有圖也
因勢制器各極巧焉是不可以言詳也雖機而樸矣奚必抱甕而
搯搗哉

秦西之學輸墨遜其巧矣水法數卷採其有裨於農者其文則駸
駸乎考工之亞哉豈曰禮失而求諸夷

易曰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後世代以增制其用日備夫耕耘之物刈獲之具田夫野稚能辨之而薦紳大夫有見而不能名者矣故據王禎所圖稍刪其繁使覽之者惕然稼穡之艱難焉然禎元之魯人也或有北拙而南巧古繁而今簡者未敢妄增以俟博雅

穀以百者所以別地宜防水旱也今北多黍稷南僅稌稻乖備種之義矣

蔬菰所以助養殮禦凶饑也五果所以備邊豆輔時氣也故次百穀

夫一女不織必有受其寒者樹牆下以桑周制也民田五畝栽桑半畝高皇帝令甲也今秋桑最盛者惟稱湖閩欲以供天下之織安得不空杼柚乎蠶事較圖者欲廣其事且使內子命婦之屬皆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八

三

知勤於其業也

古之爲布麻苧之屬耳皆疎薄不堪禦寒今之木綿其用溥矣尤真盛於吾鄉其所以供重賦執煩役者率賴於此故元扈先生所著農遺雜疏首詳之今並採焉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蓋或勤樹藝之功或收自然之利百姓之所給也工師之所化也器用物采之所自出也安可以忽諸

畜牧者大以修兵農而極富強小以養老疾而備燕享帝舜有益之命魯頌有駟之篇周禮有閭人較人之屬是可見也下至蟲魚苟利資用靡弗及焉

製造食物器用者齊民要術所記也採其切於農事者一卷其濃臆而淫奇者雖典如內則侈如食經巧於工垂神於鍛冶非野人

之所知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說詳矣以愚計之預弭爲上有備爲中賑濟爲下預弭者沿河築堤寬民力祛民害也有備者尙蓄積禁奢侈設常平通商賈也賑濟者給米煮糜計戶而救之苟非祿密有法不煩不遺民之死者過半矣此編凡本朝詔令前賢經書條目詳賈所以重民命而遏亂萌也

饑饉之歲凡木葉草實皆可以濟農民但能通其性味辨其形質者鮮矣周藩憲王有救荒本草一書既著其說後圖其狀仁哉其用心乎但所載皆河洛秦晉之產南方草木多所未備後之君子其以所知而補焉

徐文定公光啟忠亮匪躬之節開物成務之姿海內具瞻久矣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蓋以爲生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二十八

古

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故嘗躬執耒耜之器親嘗草木之味隨時採集兼之訪問綴而成書往公以大宗伯掌詹子龍謁之都下問當世之務時秦盜初起公曰自今以往國所患者貧而盜未易平也中原之民不耕久矣不耕之民易與爲非難與爲善因言所緝農書若已不能行其言當俟之知者後三年公薨又二子子龍於公次孫爾爵得農書而錄焉偶以呈大中丞張公公以爲經國之書也亟以示郡大夫方公公亦大喜其謀梓之嗚呼食爲民天雖百世不易也有輔世之責者豈徒托諸空言而已哉

文定所集雜採衆家兼出獨見有得卽書非有條貫故有略而未詳者有重複而未及刪定者初中丞公屬子龍以潤飾也自愧不敏則以友人謝茂才廷楨張茂才密皆博雅多識使任劾搜覆較之役而子龍總其大端遂燦然成書矣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

之二其評點俱仍舊觀恐有深意不敢臆易也中丞公與大夫公所以闡揚前哲加惠元元之意庶幾無負乎外若相與商榷者李孝廉待問徐太學孚遠宋孝廉徵璧徐太學鳳彩也較訂者文定之甥陳貢士于階暨其長嗣蔭君驥諸孫爾覺爾爵爾斗爾默爾路也

考證上海縣志徐驥字安友文定公子未仕爾覺字順之爾爵字廉之爾斗字旋之爾默字含之皆文定公孫蔭中書舍人未仕
案陳于階字瞻一注見年譜崇禎十六年殷頑錄于階又字仲台

時文自記

晏子叔向皆以公室舊臣立于羣貴之側而皆能自免然爲叔向易爲晏子難以晉之諸卿猶有賢者閒之不若齊之甚也後世以高節取禍者爲孔北海以委蛇自全者爲馮瀛王一殺其身一失其名均不可也至若晏子之身名俱全超然無累蓋一人而已此

東坤正氣集 卷四十三

五

文故表著之然未知世事何如也 晏平仲章

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然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汙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邱山之惡猥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 問管仲節

古之用人用其所長今之用人必用其所短故臣之望君若天帝君之望臣若雲霧也古之用人必用之以一事今之用人且用之以凡事故治賓祭者忽而治兵無一當也嗟乎奈何 子言衛靈公章

命字是我等無聊中善策若小人任此端有誤處蓋命能使智人增智亦能使愚人增愚譬如書者開悟之物梁世祖以十四萬卷

亡國何歎 不知命節

今人以老成爲長厚以庸懦爲養望如是而亦名爲誠身乎蓋此
輩人最足以誤國明乎小善而不明乎大善也大善者用殺用權
皆善也 誠身有道三句

管敬仲之于齊桓王景略之于苻秦君臣相得必有人爲之左右
不然者如漢文帝欲用賈生而絳灌讒之又或旣已任用而小人
不悅卒至傾去往往而有嗟乎此蒯生所以流涕于報燕書也 容
悅節

陳忠裕公集卷十

乾坤正氣集 卷四百三十八

涇縣潘錫恩校

去

09972

